紹聞編

紹聞編之四

王樵著

論語上

雍也第六

雍也可使南面章

朱子曰仲弓爲人簡重見夫子許之以伯子亦是一箇簡底人故以爲問夫子言此人亦可者以其簡也

○或問仲弓之有人君之度何以知其然耶曰以前篇不佞之譏此章居敬行簡之對而有以知其然也謝氏以爲簡以臨之莊以涖之蓋近之矣然其深厚廣博宜在人上之意則未之發也然此曰南面而不

曰為政則疑其主於德而言也曰夫子以子桑伯子爲可而又以簡稱之何也曰夫子之意但言其人之可而以其簡者明其所以可雖不正言其居簡之失而所謂可者固有未盡善之意矣曰居敬居簡之不同何也曰持身以敬則心不放逸而義理著明故其所以見於事者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若所以處身者既務於簡而所以行之者又一切以簡爲事則是義理準則既不素明於內而紀綱法度又無所持循於外也太簡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居敬則明燭事幾而無私意之擾故其行必簡○簡是

凡事據見定○問集註何不全用程說曰程子只說
得敬中有簡底意亦有自處以敬而所行不簡却說
不及聖人所以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須是周盡○居
敬行簡是兩件工夫若謂居敬則所行自簡則有偏
於居敬之意○程子說自不相害若果能居敬則理
明心定自是簡這般所在固要知得與本文少異又
要知得與本文全不相妨○世有居敬而所行不簡
者如上蔡說呂進伯是箇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便
是請客也是兩三番換食次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
却簡易者每事不勞擾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

齋專尚清淨及至爲相每日酣飲不事事隔墻小吏歌呼參亦酣歌以和之何有於居敬據仲弓言自是兩事程子作一事看了○居敬而行簡者自然理得而不煩之謂亦非有所略也有所略則與不事事者無以異矣○愚按程子謂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此論敬德之成者也朱子謂是兩件工夫此爲方有事於修已治人者而發也如程子之意豈有身心表裏肅然靜虛動直而行事有不得其要而煩苛瑣細使人難事者乎亦豈有跡於自治而臨下真能簡者乎如呂進伯固是好人即上蔡之所言而觀之

亦恐其於居敬之道有所未盡也曹參得老氏之糠粃乘斯民之厭亂因時與之休息則有之豈真知簡之道者此程子所以特發明歸重於敬之一字於學者最有功也然自始學言之則平日檢點身心便當極其周密無一毫放過至於臨民御衆又自有大體須是兩盡作一件滚做不得至於德盛仁熟篤恭而天下平則又作做兩件不得故朱子謂這般所在固要知得異處又要知得全不相妨處〇三可字不同可也簡者可其簡而仲弓誤認可其南面〇蔡曰居敬不止是心如居處恭執事敬皆是居自合敬行自

合簡居簡則不是○子桑伯子集註引家語記其不衣冠而處今本家語無之故張存中引説苑爲證葢家語自漢以來多散亂失真今本又非朱子所見之本矣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章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録有怒甲不遷乙之説是否程子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子而後能曰只被説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舜何與焉葢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

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着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又曰小人之怒在已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怒在理則無所遷○朱子曰內有私意而遷怒者志動氣也有爲怒氣所動而遷者氣動志

也伯恭謂不獨遷於他人為遷就其人而益之便是遷此却是不中節非遷也○問不遷怒此是顏子與聖人同處否曰聖人固是不遷怒然不遷字在聖人分上說便小在顏子分上說便大蓋聖人無怒何待於不遷聖人無過何待於不貳所以不遷不貳者猶有意存焉與願無伐善無施勞之意同猶今人謂願得不如此是固當如此而今且得其不如此也此所謂守之也非化之也○或問顏子不貳過之說如何曰愚嘗聞之師矣曰程子云不貳過者念慮小差隨即氷釋不復形於心術之間若如韓子之言則是心

常有過而直遏閉之使不形於事爾亦何足以爲顏子乎蓋其所論過字則是而所以爲不貳者則非學者不可不審而別之也韓子顏子不貳過論曰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於其心則爲過矣不貳者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

問不貳過集註云過於前者不復於後則是言形見之過伊川乃云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又似言念慮之過不知當如何看先生曰不必問是念慮之過與形見之過但過不可貳爾○問過是指已前底說否曰然問過是逐事上見得如何曰固是

逐事上見也不是今日有這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明日又是那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只顏子地位高纔見一不善不爲這一番改時其餘是這一套須頓消了當那時須頓進一番他聞一知十觸處貫通他覺得這一件過其餘若有千條萬緒是這一番一齊打併掃斷了○不遷不貳非言用功處言顏子到此地位有是效驗爾若夫所以不遷不貳之功不出於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四句爾○此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件事顏子學處專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至此純熟乃能如此○怒與過

皆自已上來不遷不貳皆自克已上來○問不遷怒貳過是顏子克已工夫到後方如此却不是以此方爲克已工夫也曰夫子説時也只從他克已效驗上説但克已工夫未到時也須照管不成道我工夫未到那田地而遷怒貳過只聽之耶○問顏子之所學者蓋人之有生五常之性渾然一心之中未感物之時寂然不動而已而不能不感於物於是喜怒哀樂七情出焉既動而易縱其性始鑿故顏子之學見得此理分明必欲約其情以合於中剛決以克其私私欲既去天理自明故此心虛靜隨感而應或有所怒

因彼之可怒而已無與焉怒纔過而此心又復寂然何遷移之有所謂過者只是微有差失張子謂之慊於己只是略有些子不足於心便自知之卽隨手消除更不復萌作爲學工夫如此可謂真好學矣曰所謂學者只是學此而已伊川所謂性其情大學所謂明明德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皆是此理○勉齋曰論顏子之天資則只是明與剛論顏子之用功則只是敬與義惟其明且敬也故幾纔動處便覺惟其剛且義也故纔覺便與一刀兩斷旣明矣又持之以敬旣剛矣又輔之以義天資學力兩極則血氣豈能輕

爲之動念慮豈能再使之差○厚齋馮氏曰師有父兄之道故稱受教者爲弟子當是時曾子尚少好學而可以傳道者惟顏子一人而已曰今也則亡言好學者無存也不曰不聞而曰未聞不敢以一巳之聞見厚誣天下之無人又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眞好學眞字須仔細看○程子在大學時胡安定爲直講試士以顏子所好何學得程子之論而驚異朱子取入集註皆其要語也○問儲精朱子曰精氣流過儲蓄得二氣之精聚故能生出人物○本是本體眞是不雜人僞靜言其初未感物時五性便是眞未發便

是靜○輔氏曰心是活物故外物觸之而動上言其本靜故於此言動○饒氏曰用工最緊要處在約其情使合於中約是工夫中是準則四勿便是約的工夫禮便是中的準則能約其情使合於中則心得其正而不蕩性得其養而不鑿○朱子曰見得道理透自不遷不貳所以伊川謂顏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蓋欲見得此道理透也又曰顏子此處無他只是看得道理分明且如當怒而怒到不當怒處要遷自不得不是處便見得自是不會貳

子華使於齊章

此章程子說得詳盡此見前賢看書平正浹洽玩之有無窮之味○朱子曰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雖是小處也莫不恰好便是一以貫之處○南軒張氏曰子華爲夫子使於齊使子華而有所不給則夫子固周之矣而子華無是之患也其使也爲師使以義行之夫以義行而其貧足以給則可以無與也冉有爲其毋請疑可以與也故與之少以見其義而冉子莫喻也原思爲宰宰有常祿粟雖多不得而辭也使原思雖甚有餘而其常祿亦豈得而辭哉

故聖人於子華謂周急不繼富於原思謂毋以與爾鄰里鄉黨其義可見矣葢取與辭受莫不有其則焉天之理也聖人從容而不過賢者審處而不遠若以私意加之則失其權度或與其所不當與爲傷惠而或辭其所不當辭亦反爲有害於廉矣○覺軒蔡氏曰楊氏謂君子之於辭受取予之際苟非其義一介不以與人苟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亦不爲泰而士或以嗇與爲吝寡取爲廉者皆不知此也以冉求原思之賢猶不免是况世之紛紛者乎朱子云此說固然然子華之富所不當繼也而夫子於冉子之請猶

與之答猶與之庾不直拒之也原思之祿所不當辭也而夫子未嘗絕之又教之以有餘則當推之以及鄰里則聖人寬容崇奬廉退之意亦畧可見矣然則學者未得中行不幸而過寧與毋吝寧廉毋貪又不可不知也模按朱子廣楊氏未盡之意深有補於世敎且使世之吝者不得託於一介不與之說以葢其陋貪者不得託於舜受堯天下之說以便其私而輕財重義清苦廉遜之人亦將得以自見故併錄之學者所宜深玩也○厚齋馮氏曰子華之使原思之宰非必同一時也記者以其辭受可互相發明故繫於

此爾

子謂仲弓曰章

人雖欲勿用山川之神必不舍之此是設辭以見賢者之必見用於世而世類不得以病之也○子謂仲弓四字當句絕○朱子謂不必句絕子罕篇子謂顏淵亦然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此請事斯語之驗

或問仁人心也則心與仁宜一矣而又曰心不違仁則心之與仁又若二焉者何也朱子曰孟子之言非以仁訓心也蓋以仁為心之德也人有是心則有是

德矣然私欲亂之則或有是心而不能有其德此衆人之心所以爭至於違仁也克己復禮私欲不萌則即是心而是德存焉此顏子之心所以不違於仁也故所謂違仁者非有兩物而相去也所謂不違者非有兩物而相依也深體而默識於言意之表則庶乎其得之矣曰其以三月期何也曰顏子之於仁熟矣然以其猶有待於不違而後一也是以至於踰時之久而或不能無念慮之差焉然其復不遠則其心之本然者又未嘗有所失也向使假之年大而化之則其心與仁無待於不違而常一又豈復可以三月期

哉曰日月至焉者何也曰此此言諸子從事於仁或能終日而不失或能終月而不失也張子内外賓主之辨蓋曰不違者仁在内而我爲主也日月至仁仁在外而我爲客也誠知此辨則其不安於客而求爲主於内必矣故曰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也其曰過此幾非在我者則豈以用功至此而極矣過此以往則必德盛仁熟而自至而非吾力之所能與也與

○問三月不違仁先生曰如何是心如何是仁曰心是知覺底仁是理曰耳無有不聰目無有不明心無有不仁然耳有時不聰目有時不明心有時不仁問

莫是心與理合而爲一曰不是合心自是仁然私欲
一動便不仁了所以曰仁人心也學理會甚麼事只
是理會這些子○西山真氏曰人得天地生物之心
以爲心其心本無不仁只因有私欲便有違仁之時
旣克去私欲則心常仁矣又曰心者指知覺而言也
仁者指心所具之理而言也盖圓外竅中者心之體
此血肉之心虛靈知覺者心之靈靈謂精爽仁義禮智信者心
之理理即性知覺屬氣凡能識痛痒識利害識義理者
皆是也而仁義禮智之具乎其中者則理也仁爲四
德之元實兼統之故心之德專言之曰仁焉人能克

去私欲則所知覺皆義理而心不違乎仁不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者物我利害之私而已其違仁也遠矣○朱子曰三月只是言久爾非謂三月後必違也此言顏子能久於仁爾雖念慮之間間有不善處却能知之而未嘗復行也○問三月不違仁三月後亦有違否曰畢竟久亦有間斷曰這間斷亦甚微否曰是如不貳過過便是違仁非禮勿視聽言動四句照管不到便是過○不是三月以後一向差去但於這道理久後略斷一斷便接續去只是有些子差便接了若無些子間斷便全是天理便是聖人所以與聖人

未違一間者以此○敬齋胡先生曰日月至焉亦是到那境界只是不久也○西山真氏曰朱文公集註曰一至焉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詳集註之意葢謂自顏子之外餘門弟子或三月中有一日全不違仁者有一月全不違仁者語錄以爲或一日中一次不違仁一月中一次不違仁二說不同當以集註爲正○楊慈湖云一日不違仁是三月之中有一日方寸湛然無私欲之蔽一月不違仁是三月之中有一月方寸湛然無私欲之蔽此說是○問顏子三月不違仁是無纖毫私欲則自餘門弟子日至月

至者常爲私欲所汩乎曰欲字有輕重常人之心無非私欲汩亂之時若孔門弟子日至月至者雖未到無纖毫私欲之地然亦必皆寡欲矣孟子教人養心莫善於寡欲周子又進一步曰由寡而至於無顏子三月不違已到無欲之地自餘則寡欲而已所以未如顏子也然學者豈能便及顏子須是先學日至者然後能到月至者月至矣然後可學三月不違者此即周子由寡以至於無之意也故南軒先生曰日月至焉與三月不違者固有間矣然非見道明而用力堅亦未易以日月至也由是而不已焉則亦可馴致

矣○問如何是日至月至朱子曰某舊說其餘人有一日不違仁有一月不違仁者近思之一日不違仁固應有之若一月不違仁似亦難得近得一說有一日一番見得到有一月一番見得到比之一日猶勝如一月之遠若顏子方能三月不違天理純然無一毫私僞間雜夫子所以獨稱之○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但顏子纔間斷便覺當下便能接續將去雖當下便能接續畢竟是曾間斷來若無這些子却便是聖人也日月至焉看得來却是或一日一至或

一月一至這亦難說今人若能自朝至暮此心洞然表裏如一直是無纖毫私意間斷這地位豈易及惟實曾去下工夫方自見得橫渠內外賓主之說極好三月不違那箇是主人是常在家裏坐底三月後或有一番出去却便會歸來日月至焉那箇是客是從外面到底然亦是徹底會到一番却不是髣髴見得箇恁地或日一到這裏或月一到這裏便又出去以月較日又踈到了○舊說只做有一月至者有一日至者與顏淵三月至者有次第上面真西山之說是此意看來道理不如此諸子地位比顏子煞有優劣如賜也聞一

以知二回也聞一以知十此事爭多少此是十分爭
七八分○問如今之學者一日是幾遍存省當時門
人乃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不應如是踈略恐仁
是渾然天理無纖毫私欲處今之學者雖曰存省亦
未到這境界他孔門弟子至便是至此境界否曰今
人能存得亦是這意思但觸動便不得被人叫一聲
便走了他當那至時應事接物都不差或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上蔡曰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是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上蔡此語甚善孔門諸子之所謂至焉者蓋皆到此地位也見一切平等皆在我和氣中動只是順那天理無一毫容心處此所謂天理流行也存養力一不到便又失之又不知至時久近如

何諸子自亦把不下那裏煞有曲折日至者却至得頻數恐不甚久月至者或旬日或一二月皆不可知○問張子之說莫是三月不違者是仁常在內常為主日月至焉者是仁常在外常為賓曰此倒說了心常在內常為主心常在外常為客問如此則心不違仁者是心在仁內曰不可言心在仁內略略地是恁地意思又曰便是難說○問若以顏子為內為主不成其他門人之所學便都只在外曰他身已是都在道外恰似客一般譬之一箇屋聖人便常在屋裏坐顏子也常在屋裏只有時誤行出門外然便覺不是他住處

便囘來其他却常在外而有時入來不是他活處少間又自出去了而今人硬把心制在這裏恰似人在路上做活計百事都安在外雖是他自屋舍時暫入來見不得他活處亦自不安又自走出了雖然也須漸漸把捉終不成任他如何又曰日月至焉者是有一日得一番至有一月得一番至〇那客亦是主人只是以其多在外故謂之客〇旣是主人自是出去時少也〇學者須是識得屋子是我底始得〇按張子内外賔主之辨葢起於夫子至之一辭朱子雖屢以屋子爲喻然實亦非以屋喻仁葢若謂心在仁内

是心與仁爲二物也心存則仁存心在內卓然精明爲酬酢萬變之主使事各當事物各當物者即仁也顏子工夫純熟間斷處少故以主客之勢譬之則如主人之常在家者也諸子工夫未熟間斷處多以來至之頻而疎數之無定期者言之則猶客爾夫耳之聰目之明心之仁一也耳目一失其司視聽非我矣心謂當無時不在此以宰萬事而猶客焉寧不惕然汗顏乎提出張子此語正欲學者於此猛省爾○勉齋仁宅之喻未精細玩語録自見○朱子曰顏子三月不違仁豈直恁虛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靜坐不應

事不接物然後為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亦須應須飲食須接賓客但只是無一毫私欲爾程子曰只是無纖毫私欲勉勉循循而不能已是為了又為為得好後只管為如欲罷不能相似○子升問過此幾非在我莫是過此則聖人之意否曰不然蓋謂工夫到此則非我所能用其力而自然不能已也如車已推而勢自去如船已發而纜自行若不能辨內外賓主不能循循不已則有時而間斷矣孟子所謂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此語說得盡了○按諸子日月至焉者只是未得到心意勉勉循循處只是打這一關不過十二篇顏

淵問仁下註所謂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又曰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學者只是要辦得這起頭一項猛工夫雖覺工夫難只是做了又做不肯拋置便自有入故曰果而確無難焉又曰不亦說乎朱子謂到說時此心便活也顏子從事於聖人之教便欲罷不能既竭吾材夫子亦謂其語之而不惰諸子皆英材只是未竭其材而先惰不到欲罷不能處所以輸與顏子橫渠此一段蓋恐人以顏子上智非可幾及而以其餘諸子自諉故曰始學之要須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只在此心內外賓主出入之間工夫生熟疎密

之際便不肯以間斷不常者自安勇猛精進自然見味不能自已雖顏子初頭亦只是如此凡事起頭難只是要與確此章聖人稱顏子教諸子亦是教學者張子說歸學者身上令有與起奮發處也只爲顏子諸子評而不於已身尋檢何益此張子之意也○顏子地位非始學所可驟語而云始學之要云云何也聖門之學汲汲於求仁求仁莫要乎心之常存於內而爲主也一毫間斷便是做主不得故知內外賓主之辨以立其志而實下其工纔是上路處上路後只在工夫不歇自然進進之幾不能自已如車已推而

勢自去如船已發而纜自行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章

問從政側爲大夫果何所據然則子游爲武城宰仲弓爲季氏宰之類皆不可言政與朱子曰冉有退於季氏之朝夫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亦自可見○胡氏曰由求爲季氏宰久矣此問從政謂可使爲大夫否也葢宰有家事而已大夫則與聞國政然康子卒不能與三子同升諸公此魯之所以不競也○雙峯饒氏曰求也旅泰山不能救伐顓臾不能止是不果也由也以正名爲迂是不達也

雖子貢達於事理占得地步却闊使其從政必不肯為季氏聚歛為衞輙死難○朱子曰求也藝於細微事都理會得緣其才如此故用之於聚歛必有非他人所及者惜乎其有才而不善用之也○潛室陳氏曰冉求以政事名想有可觀者但義理不勝利欲之心過失處多爾又曰只以政事稱便於學問上有欠闕所以孔子常攻其短○齊氏曰季桓子垂歿有遺言召孔子而康子止召冉求然則此問意允在求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章

或問閔子不仕季氏而由求仕之朱子曰仕於大夫

家爲僕家臣不與大夫齒那上等人自是不肯做若
論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
除是終身不出如曾閔方得○謝氏說得也麄其所
以寫放這裏是可以警那懦底人若是常常記得這
樣在心下則可以廉頑立懦不至倒了今倒了底也
多○按弟子記此於問三子之後可比事而見

伯牛有疾章

伯牛之癩集注據淮南子病者居北牖下見喪大記
牖字誤當作墉古者室中北墉而南牖時伯牛遷於
南牖下故孔子自南牖執其手不入其室者避其尊

己之禮非惡其疾也

賢哉回也章

周子曰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者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朱子曰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朱子曰通書數句論樂處也好

○程子曰天下有至樂惟反身者得之而極天下之可欲者不與存焉○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

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
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
鮮于侁問顏子何以不改其樂曰君謂其所樂者何
也曰樂道而已曰使顏子以道爲樂而樂之則非顏
子矣○問程子謂使顏子以道爲樂則非顏子通書
顏子章又却似言以道爲樂朱子曰顏子之樂非是
自家有箇道至富至貴只管把來弄後樂見得這道
理後自然樂故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
不足則貴富貧賤處之一也○要尋樂處只是自去
尋却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而今做工夫只是

平常恁底理會不要把做差異了去做簞瓢陋巷實非可樂之事顏子不幸遭之而能不以人之所憂改其樂爾若其所樂固在乎簞瓢陋巷之外也故學者欲求顏子之樂而即其事以求之則有没世而不可得者此明道之說所以為有功也○西山真氏曰由今觀之所樂者道之言豈不有理而程先生乃非之何也葢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可以玩弄而娛悅也又曰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

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博文約禮是仲尼之所以教而顏子之所以學也於此用功則孔顏之樂可尋矣○或問顏樂之說朱子曰程子言之詳矣然其言皆若有所指者而卒不正言以實之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學者所宜詳味也若必正言以實之則語滯而意不圓矣曰程子答鮮于侁之問其意何也曰程子蓋曰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爲可樂然後樂也○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功夫到後自有樂處與富貴貧賤了不相關自是改他不得○問叔

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見得那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後不被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你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却去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你去何處討○道是箇公共底道理不成真箇有一箇物事在那裏被我見得只是這箇道理萬事萬物皆是理但是安頓不能得恰好而今顏子便是向前見不得底今見得向前做不得底今做得所以樂不是說把這一箇物事來恁地快活○問周子令程子尋顏子所樂何事而周子程

子終不言不審先生以爲所樂何事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爾克己之私則樂矣○人之生各具此理但是人不見此理這裏都黑窣窣地如猫子狗兒相似饑便求食困便思睡一得富貴便極聲色之娛窮四體之奉一遇貧賤則憂戚無聊所謂樂者非其所可樂所謂憂者非其所可憂也聖人之心直是表裏精粗無不昭徹方其有所思都是這裏流出形骸雖是人其實是一塊天理又焉得而不樂○到底所樂只是道非道與我爲二物但熟後便自樂也○伊川又云顏子所樂者仁而已非是樂仁唯仁故能樂爾

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作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而今不要如此論須求他所以能不改其樂者是如何緣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四事做得實頭工夫透自然至此○問孔顏之分固不同其所樂處莫只一般否曰聖人都忘了身只有箇道理若顏子猶照管在○孔顏之樂大綱相似難就此分淺深唯是顏子止說不改其樂聖人却云樂亦在其中不改字上恐與聖人略不相似亦只爭些子聖人自然是樂顏子僅能不改如云得與不失得是得了若說不失亦只是得但說不失則僅能不失爾終不似得字是得得穩

○問不改其樂與不能改其樂（不能改其樂係疏食飲水章語）如何分曰不改其樂者僅能不改其樂而已不能改其樂者是自家有此樂他無奈自家何以此見得聖賢地位

子謂子夏曰章

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程子至矣諸說皆不能出於其問而謝說利非必殖貨者尤可以警學者用心之微也洪氏之說亦善○洪氏曰讀論語者必先知其言之先後若參也魯必先於一唯之對也片言折獄必後於由之行詐也子張未仁必先於能行五者也

子夏切問近思必後於小人儒也門人所記初無次序不可以不考也○朱子曰今只就面前看便見君子儒小人儒同爲此學者也若不就巳分上做工夫只要說得去以此欺人便是小人儒○子夏是箇細密謹嚴底人中間忒細密於小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時好之弊所以能流入於小人之儒也

子游爲武城宰章

或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然則滅明之所謂公事者何事也朱子曰以士民之分言之則凡飲射讀法而

羣至乎有司者公事也以邑宰之知已而問焉則凡一邑之間利病休戚之所關而當以告於有司者亦公事也以是而至其室亦何嫌之有○西山眞氏曰子游以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其室而知澹臺之賢蓋二者雖若細行因而推之行且不由徑其行已也肯枉道而欲速乎非公事且不至其室其事上也肯阿意以求悅乎子游以一邑之宰其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爲天子擇百僚人主爲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故王素之論命相欲求宦官宮妾不知名之人而司馬光之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爲

之必如是然後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諂諛之風息矣○武城魯下邑若費則季氏邑矣得人只言得箇好人不必言爲政以人才爲先

孟之反不伐章

事在哀公十一年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是舉也冉求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之反名側孟氏族也○時魯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反後入以爲殿是其勇也及將入門乃國人屬目之際而之反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是其不伐也○謝氏平生用力在去得箇矜字故發明無欲上人一意特爲警切見得

聖人所以稱孟之反之意非偶然也○史記世家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是年冉求與齊戰有功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昔吳伐我有若與于戎行今齊伐我冉有帥左帥樊遲爲右與齊戰有功聖門之學文武同方有事則執干戈以衛社稷無非實用此可以見聖門之學矣

誰能出不由戸章

朱子曰誰能出不由戸何故人皆莫由此道也○問

何莫由斯道也曰但才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愚按道不過日用常行處事事物物有箇當然之理百姓日用而不知小人肆欲而妄行皆是莫由斯道也執認私意不由所當然當爲而不爲不當爲而爲之皆是○夫子怪而歎之之意蓋謂若以道爲高妙峻絕而不可由耶則道之得名正以日用當然之理猶戶爲出入之所必由若以道爲虛無寂滅無與於人而不必由耶則自君臣父子之際以至起居動息之微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舍之而不由猶此身出入必由於戶也何乃莫之由耶○朱子於或問中

云何莫之云猶曰何莫學夫詩爾若直以出不能不由戶譬夫行之不能不由道則世之悖理犯義而不由於道者爲不少矣又何說以該之耶

質勝文則野章

先有質而後有文文所以文其質也文得其中方與質稱文不及則爲野文太過則爲史故文可損益而質無損益學者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使文質相稱則有彬彬之美德矣彬彬之君子成德者也無待於損益而自然合宜者也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者爲學者言也損之益之以求合宜者也

人之生也直章

朱子曰此章之說程伯子之言約而盡矣兩生字雖若不同而義實相足葢曰天生是人也實理自然初無委曲彼乃不能順是而猶保其生者是其免特幸爾又曰天地生生之理只是直纔直便有生生之理不直則是枉天理宜自屈折也而亦得生是幸而免爾如木方生被人折了便不直多應是死到得不死幸然如此○按世之爲機械變詐之巧而無所用耻者不直孰甚焉彼方自以爲可以欺天罔人徼一時之幸而不知逆其本心是已絕其生理苟存特幸而免

爾是可以立於天地之間哉幸而免三字有深意焉而生者多矣而非生之道要難以幸爲可保也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章

朱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人之生便有此理然被物欲昏蔽故知此理者已少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可愛可求故心誠好之樂之者是好之已至而此理已得之於已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〇此樂之者是有得乎此道從而樂之也猶樂斯二者樂循理之樂如顏子之樂又較深〇此章當求所知所好所樂爲何物又當玩知

之好之樂之三節意味是如何又須求所以知之好之樂之之道方於巳分上有得力處○按論地位則知不如好好不如樂論工夫則好原於知樂原於好

中人以上章

問中人上下是資質否朱子曰且不裝定恁地或是他工夫如此或是他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時便都包得在裏面了聖人說中人以下不可將高遠底說與他怕他時下無討頭處若是就他地位說時理會得一件便是一件庶幾漸漸長進一日強似一日一年強似一年不知不覺便也解到

高遠處○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使之下學而未可以語上達否曰如此則下學上達分而爲二事矣況上達亦如何說得與他須是待他自達此章只是說智識未理會得此義理者語之無益爾○說此一段曰正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言之訒蓋清明剛徤者自是一樣恭默和順者自是一樣有病痛者自是一樣皆因其所及而語之也○饒氏曰中人以下非是終不可以語上且使之切問近思循序而進則亦漸可以語上矣

務民之義章

朱子曰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秉彝即人之義也此則人之所宜爲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務而反求之幽冥不可測識之閒而欲避禍以求福此豈謂之智哉先難後獲即仲舒所謂仁人明道不計功之意呂氏說最好辭約而義甚精○人之於鬼神自當敬而遠之若見得那道理分明則須着如此如今人信事浮屠以求福利便是不能遠也又如卜筮自伏羲堯舜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敬以卜筮決之有何不可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不能遠也蓋人自

有人道所當爲之事今若不肯自盡只管去諂事鬼神便是不智因言夫子所答樊遲問仁智一段正是指中間一條正當路與人人於所當做者却不肯去做才去做時又便生箇計獲之心皆是墮於一偏人能常以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矣○或問所謂鬼神非祀典之正何以使人敬之以爲祀典之正又何以使人遠之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曰遠者以其幽遠故嚴之而不瀆爾若其非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禮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絕之固不使人敬而遠之然亦不使人褻而慢之也○雙峰饒

氏曰務民義敬鬼神而逺之兩句當合看如未病謹疾既病醫藥人事所宜也不務此而專禱鬼神不知也爲善去惡人道所宜也不務爲善而專媚神以求福不務去惡而專媚神以免禍皆不知也○問集註曰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處下心字是如何豈此處便巳是仁者之心耶抑求仁而其心當如是也曉此一字未徹朱子曰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之○問仁者先難而後獲先難克巳也既曰仁者則安得有巳私恐此仁者非指仁人而言語脉猶曰所謂仁云者必先難後

獲乃可謂之仁曰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語意正如此仁者雖已無私然安得自謂已無私乎○問先難而後獲謂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此仁者之心也若方從事於克己而便欲天下之歸仁則是有爲而爲之乃先獲也若有先獲之心便不可以爲仁也曰何故有先獲之心便不可以爲仁曰方從事於仁便計較其效之所得此便是私心曰此一句說得是○問上蔡說先難謂如射之有志若跣之視地若臨深若履薄皆其心不易之謂曰說得是先難是心只在這裏更不做別處去如上

嶺高峻處不能得上心心念念只要過這處更不思量別處去過這難處未得便又思量得某處這便是求獲○按克己最難故曰先難克己也○先難所包者闊而程子以克己言之陳定宇謂舉其甚者言之吾謂事之所以難者因有私欲爾故通書曰至易而行難朱子言實理自然故易人僞奪之故難故先難者無他克己而已然亦有事勢之難人情多畏難則當用上蔡先難之說朱子所答盡之矣

智者樂水章

朱子曰此不是兼仁智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世

自有一般渾厚底人一般通曉底人各隨其材有所成就如顏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智者是泛說天下有此兩般人爾◯今且以知者樂水言之須要仔細看這水到隈深處時如何到峻處時如何到淺處時如何到曲折處時如何地有不同而水隨之以為態度必至於達而後已此可見知者處事處仁者樂山亦以此推之◯仁者靜或謂寂然不動為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亦靜也喜怒哀樂皆動也仁者之人豈無是數者哉蓋於動之中未嘗不靜也靜謂無人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自然爾若謂仁者靜

而不動則知者亦常動而不靜乎○這與樊遲問仁智章相連自有互相發明處專去理會人道之所當行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便是見得日用之間流行運轉不容止息胸中曉然無疑這便是知者動處心下專在此事都無別念繫絆見得那是合當做底事只恁地做將去是先難後獲便是仁者靜如今人不靜時只為一事至便牽惹得千方百種思慮這事過了許多夾雜底却又在這裏不能得了頭底已自是過去了後面帶許多尾不能得了若是仁者逐一應去便沒事一事至便只都在此事上○知者動然

自有一般渾厚底人一般通曉底人各隨其材有所成就如顏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智者是泛說天下有此兩般人爾○今且以知者樂水言之須要仔細看這水到隈深處時如何到峻處時如何到淺處時如何到曲折處時如何地有不同而水隨之以為態度必至於達而後已此可見知者處事處仁者樂山亦以此推之○仁者靜或謂寂然不動為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亦靜也喜怒哀樂皆動也仁者之人豈無是數者哉葢於動之中未嘗不靜也靜謂無人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自然爾若謂仁者靜

靜中求動却太支離然亦無可求之理也○仁知動靜自仁之靜知之動而言則是成巳仁也成物知也自仁之動知之靜而言則是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王伯厚曰仁者靜孔安國云無欲故靜與太極圖說同○按集註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此處不但解樂水樂山連動靜字俱解了

齊一變至於魯章

張子曰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按管仲併壞其

法如制國爲二十一鄉作内政以寓軍令欲速得志於天下之類此程子所謂從簡尚功也既急功利必喜夸詐齊俗至漢猶然則當時可知若論魯如左傳所載有許多不美之事亦豈得名善國只是不曾被人作壞故仲孫湫謂魯猶秉周禮季孫欲用田賦孔子曰有周公之典在韓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若得人振起其至道爲易故朱子謂令日變時先變熙豐之政以復祖宗忠厚之意次變而復於三代也以宋亦被王安石作壞故也○蔡曰齊一變至孔子時之魯此據齊魯之政俗言聖人本心

則皆欲變之以道

觚不觚章

觚爲酒器見于禮經爲木簡見於漢急就章顏師古曰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愚按此卽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疑起秦漢非孔子所謂觚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洪慶善謂此夫子因獻酬之際有所感也天下之名存而無實者多矣此夫子之所以歎也程范之說爲得言外之意

井有人焉章

或問欺罔之別其詳復有可得而言者乎朱子曰欺者乗人之所不知而詐之也罔者掩人之所能知而愚之也夫人之墮井世有此理而其有無則非君子所能必知雖或未必真有而可欺使往視之也自入井中而可以救人則其無是理也葢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又安得以此罔之而使陷於井中哉孟子之論舜子產事亦引此語以彼證之則明白矣曰往視而井實有人則如之何曰蘇氏之說所以處於輕重緩急之間者審矣○蘇氏曰拯溺仁者之所必為也殺其身無益於人仁者之所必不為也惟君父在險則

臣子有從之之道然猶挾其具不徒從也事迫而無具雖徒從可也其餘則使人拯之要以竆力所至而已

君子博學於文章

覺軒蔡氏曰不說竆理又不說格物只說博文葢文字上該乎理而比之理則尤顯下該乎物而比之物則尤精不說理只說禮便是與復禮之禮同此禮字便有檢束便有規矩準繩若只說理便泛了○朱子曰博學於文考究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却只是一句所以為約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安知不畔於

道徒知要約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於道也○博文約禮聖門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工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又曰只是博文約禮四字博文是多聞多見多讀及收拾來全無一事和敬字也没安頓處○答范伯崇書曰聖人教人不過博文約禮而學者所造自有淺深此喟然弗畔所以不同也顏子見聖人接人處都從根本上發見餘人但能因聖人所示之方博文以窮理約禮以修身如此立得定則亦庶乎可以不爲

外物誘怵異端遷惑矣自今觀之顏子地位見處固未敢輕議只弗畔一節亦恐工夫未到此不可容易看也○顏子做到欲罷不能工夫亦只是這箇博文約禮如梓匠輪輿但能斲削者只是這斧斤規矩及至削鐻之神斲輪之妙者亦只是此斧斤規矩○按文與禮注見學而篇故此無注古人爲學只有此兩件文即詩書六藝之文君子所以貫於博學之者欲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見諸踐履之實非徒以廣聞見資口耳也理會處雖是博到踐履處却是約約者要也動必以禮則所學皆有歸宿便是

守得其要處禮亦非文外事學文時學禮已在其中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有許多條目合理會此便是博學邊事到約歸身上只是箇修己以敬非禮勿履而已其所守豈不甚約

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章

或問博施濟衆必也聖乎此言必聖人而後能之乎朱子曰不然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爾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病諸之意猶曰必也射乎而後言射之有爭也曰仁恕之別何也曰凡己之欲即以及人不待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仁也以己之欲譬

之於人知其亦必欲此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
勉強固有淺深之不同然其實不出乎常人一念之
間學者亦反求諸己而足矣豈必博施濟衆務爲聖
人之所不能者然後得之乎○仁是通上下而言有
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衆人之仁一事之仁也是
仁全體之仁也是仁仁字直聖字橫○聖亦仁之成
名非謂仁未及乎此也以仁之爲道不當如此求也
○仁者之心雖無窮而仁者之事則有限自是無可
了之理○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此兩句當連看
蓋云便是聖人也有做不得處乎字已含下一句意

○子貢所問只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問欲立謂欲自立於世立人謂扶持培植使之有以自立也欲達謂欲自遂其志達人謂無遏塞沮抑使之得以自達也曰此說是○程子言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一段朱子巳收入集註按遺書又一條云醫家以不認痛痒謂之不仁人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爲不仁譬最近又曰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忍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此二條亦有味足與集註相發故録於此○又曰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

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愚按體是心所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也堯舜之心亦不過如此而已○朱子曰夫子分明說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道在此可謂仁之方則是言求仁當如此夫仁者與可謂仁之方正相對說○此章是三節前面說仁之功用中間說仁之體後面說仁之方○問程子作一統說集註作三段說是如何曰程子之說如大屋一般某說如在大屋下分別廳堂房室一般又曰程子合而言之上下似不相應不若分

兩截看惟仁者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如此也○勉齋黃氏曰或以爲痿痺者不識痛痒之謂也如此則覺者爲仁仁其可以覺言乎曰所謂仁者當於氣已不貫上求之○問呂氏孟子惻隱說曰蓋實傷吾心非譬之也然後知天下皆吾體生物之心皆吾心彼傷則我傷非謀慮所及非勉強可能此所謂皆吾體皆吾心者亦只是以同理言之否朱子曰非但同理亦同氣也朱子又嘗曰此身軀殼謂之腔子而今人滿身知痛處可見又曰能於此身知有痛便見於應接方知有箇是與不是近時王公純甫又嘗曰乍

見孺子入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心即是覺處即是愛處亦即是物我爲一處愚謂參得此意則知勉齋所謂當於氣已不貫上求之之說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惟如此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此心自是住不得朱子謂如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以至命羲和曆象授時命九官叙六府三事凡處置這箇同胞吾與底道理一齊擁出來○朱子曰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

到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己之心求到那物上此賢者之恕也恕只是推得去推不去底人只要理會自己不管别人别人底事便説不關我事今如此便爲州爲縣亦只理會自己百姓盡不管他直是推不去○又曰以己及物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聖人是因我這裏有那意思便去及人如未飢未見得天下之人飢未寒未見得天下之人寒因我之飢寒便見得天下之飢寒自然恁地去及他便是以己及物如賢人以下知得我既是要如此想人亦要如此而今不可不教他如此三反五折便是推己及物○

按子貢見夫子平日言仁多般樣又不輕以仁許人故特揀箇大底來問夫子以爲何待如此而始爲仁若如此是求仁於事而不知求仁於心也雖堯舜也有做不盡之事夫仁者亦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此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此堯舜之所以仁覆天下也未及乎此者亦惟能近取譬斯可謂仁之方也已近取諸身以己之欲立譬之他人亦欲立也而推之以立人以己之欲達譬之他人亦欲達也而推之以達人此雖未便是仁然求仁莫近於此蓋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

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特下一近字正見子貢所言是遠了特下一方字正見子貢所言不是求仁之方葢仁自是向博施濟衆上討未得子貢此問與無加諸人之說其先後不可知朱子以爲疑却因能近取譬之言用力有得而後有無加諸人之說也

述而第七

述而不作章

朱子曰夫子非是要自比老彭而稱此二事葢自言其有此二事似老彭爾○新安陳氏曰諸家說此章多於述作二事着意信而好古一句則忽略之夫信

而好古乃述而不作之本夫子嘗自謂好古敏以求之又謂不如丘之好學常人之所以不知好古不能好學皆信道不篤故爾惟能篤於信道所以深好古道惟篤信好古所以述而不作○按信而不好是徒信之以其名爾非真信也故信之深則未有不好之至吾夫子聰明睿智義理純全心契古人於千百載之上其作其述所謂若合符節者也曰信而好亦聖人之謙也○自生民以來至於孔子作者畧備矣特未有折衷者爾故述而不作然猶不敢當折衷之名而自託於傳述謙之至也夫子自謂之述而朱子則

謂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此自後人見其如此與宰我賢於堯舜同意夫子非心實以折衷自任而外託於傳述也夫子之心只一味深信篤好而已見聖人之道無以復加而已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而已自後人則見其實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功有賢於堯舜者○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吾夫子傳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者也以其心而寓之刪修贊定述天理而時措之也使得位而行之卽堯舜三王之事業也王仲淹之續經程朱大儒議其僭而近時復

有覚假之論殊不知漢晉以下之蹟迹果有道之可寄而王仲淹之删修果有心之可傳乎向使王仲淹直以著書自任縱自作六經亦不得謂之僭惟自托於夫子之繼往開來則可罪爾君謂著述不師聖人而誰師則是誤認夫子之述古爲著書矣〇楊雄草太玄以擬易作法言以擬論語可謂之妄而不可謂之僭何者彼放論語周易以立言使其果有得雖謂之有所發明於易於論語可也何僭之有惟其實無所得故識者嗤其妄爾〻王仲淹所學未得天地之純全未識古人之大體其心未如聖人之心盡是天理

之所在而遽欲以述古垂憲之事自任且強躋漢魏以匹唐虞三代是多見其不知量矣朱子論春秋謂春秋亂世之事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須要顧自家果是天理之所在然後能裁得人使王仲淹之心果做得箇權衡尺度則自我作古何施不可而乃區區比擬僭如小兒之豎尾屋哉○程子曰堯舜知今去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愚按此夫子之力也○張子曰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楊皆不能知愚按夫子信古傳述蓋是其心相輳合處○朱子謂文中子不曾有說見道體處○朱子曰論語老彭之說只以曾

子問中言禮數段證之卽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老彭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王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集註不用此說

默而識之章

朱子曰默而識之至誨人不倦是三節雖非聖人之極致在學者亦難如平時講貫方能記得或因人提撕方能存得若默而識之乃不言而存諸心非心與理契安能如此學不厭在學者久亦易厭視人與已若無干涉誨之安能不倦此三者亦須是心無間斷

方能如此○問默而識之曰如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猶是執捉在這箇却是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便如巳有而弗失矣○默而識之者默不言也不言而此物常在也今人但說着時在不說時不在非禮勿視要和根株取不是只禁你不看聽言動皆然○又曰默識是都醒然在此非是聽人說後記得也○上蔡云默而識之與書紳者異矣又云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伯淳云子厚却如此不熟○南軒云默識非言意之所可及葢森然於不睹不聞之中也朱子曰默識只是不假論辯而曉此

事理如侯子辯總老之說是巳盡此乃聖人之謙詞未遽說到如此深遠處也

德之不修章

朱子曰德之不修如有害人之心則仁之德不修有穿窬之心則義之德不修德是理之得於吾心者便巳是我有底物事了更須日日磨礲勿令間斷始得徙義改不善須與分別義是事之宜我做這事覺未甚合宜須徙令合宜此却未有不善處不善便是有過惡須着速改始得此所以有輕重之別○問此四句若要連續看如何曰才要連續便是說文字不是

要着實做工夫若着實做工夫便一句自是一句○此四句修德是本爲要修德故去講學下面從義改過即修德之目也○遷善改過是修德中緊要事盖只修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又曰遷善改過是兩項不是說改其過而遷於善○按從義不必因過而從但聞義即當從而從之義者事之宜也多有人自安已見不能舍已從人則何貴於聞義

子之燕居章

問申申夭夭之義朱子曰申申是言其不局促是心廣體胖後恁地申申舒泰夭夭好貌觀桃之夭夭是

少好之貌則此亦是恁地所謂色愉只是和悅底意思但此只是燕居如此在朝及接人又不然○問申申夭夭聖人得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于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于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養之久則自然到此否曰亦須稍嚴肅則可不然則無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歛則自然和樂又曰不是別有一箇和樂才整肅則自和樂

甚矣吾衰章

朱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是箇徵兆如此當聖人志慮未衰天意難定八分猶有兩分運轉故他做得

周公事遂夢見之非以思慮也要之聖人血氣與時運相為流通到鳳不至圖不出明王不興其徵兆自是恁地○問孔子夢周公若以聖人欲行其道而夢之耶則是心猶有所動若以壯年道有可行之理而夢之耶則又不應虛有此朕兆也曰聖人曷嘗無夢但夢得定爾須看他與周公契合處如何不然又不見別夢一箇人也聖人之心自有箇勤懇惻怛不能自已處自有箇脫然無所繫累處要亦正是以此卜吾之盛衰也○問夢恐涉於心動否曰心本是箇動物怎教他不動夜之夢猶日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

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常人便胡夢了○戴少望謂顔淵子路死聖人觀之人事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聖人察之天理不復夢見周公聖人驗之吾身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朱子謂這意思也發得好○按集註引程子語存道者心行道者身俱當句絕

志於道章

或問道爲義理之總名何也朱子曰道以人所共由而得名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者是也曰德者己之所自得何也曰君爲父子而得夫仁爲君臣而得夫

義者是也曰其志之據之何也曰潛心在是而期於必至者志也旣已得之而謹守不失者據也曰不違仁者奈何曰吾於顏子之事旣言之矣敢問六藝之目與所以游之之説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指事轉注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是其名物度數皆有至理存焉又皆人所日用而不可無者游心於此則可以盡乎物理周於世用而其

雍容涵泳之間非僻之心亦無自而入之矣蓋志據
依游人心之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也道德仁藝人心
所當志據依游之地而不可易者也以先後之次言
之則志道而後德可據據德而後仁可依依仁而後
藝可游以踈密之等言之則志道者未如德之可據
據德者未如仁之可依依仁之密乎内又未盡乎游
藝之周於外也詳味聖人此語而以身體之則其進
爲之序先後踈密皆可循序以進而日用之間心思
動作無復毫髮之罅漏矣○問志於道曰思量講究
持守踐履皆是志念念不舍卽是總說須是有許多

實事○先生問學者據德依仁如何分別學者累日說皆不合乃曰德是逐件上理會底仁是全體大用常依靠處又曰據德是因事發見底依仁是本體不可須臾離底據德如着衣喫飯依仁如鼻之呼吸氣○德是道之實仁是德之心○愚按此章只是一箇做聖人之心工夫益進但初來生而後漸熟初來猶是兩片後來方是一物爾六藝小學之初事游藝成德之餘功

不憤不啓章

問憤悱朱子曰此雖聖人教人之語然亦學者用力

處○學者至憤悱時其心已畧畧通曉但心已喻而
未甚信口欲言而未能達故聖人於此啟發之舉一
隅其餘三隅須是學者自去理會舉一隅而不能以
三隅反是不能自用其力者孔子所以不再舉也○
憤悱是去理會底若不待憤悱而啟發之不以三隅
反而復之則彼不惟不理會得且聽得亦未將做事
○悱非是全不曉底也曉得三五分只是説不出問
伊川謂必待誠至而後告之曰憤悱便是誠意到不
憤悱便是誠不到○問程子曰待憤悱而後發則沛
然矣如何是沛然底意思曰此正所謂時雨之化譬

如種植之物人力隨分已加但正當那時節欲發生未發生之際却欠了些子雨忽然得這些子雨來生意豈可禦也○新安陳氏曰不憤悱則不啟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朱子作兩節對說程子只作一串說○按朱子亦不是作兩節對說舉一隅亦是承上文又進一步說啟憤發悱如答子夏問素以爲絢答樊遲問仁知樊遲未達而再告之之類但子夏能以三隅反而樊遲不能也○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顙有泚其憤悱如此○朱子曰世固有人聰明辯博而不敏於聞道者矣指謝子

惟其所趣不謬於道而志之不舍悱憤是以卒有所聞而其所聞必皆力行深造之所得所以光明卓越直指本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

問食於有喪之側而未嘗飽亦以其哀傷之極足以感動人心自不能飽也朱子曰哀是哀死者不干生人事所謂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若喪家極哀又能使人愈哀爾又有喪家人全不以死者爲念視之若無反使人爲之悲哀者○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要把一箇誠字包却須要識得聖人自然重厚不輕浮

底意思○問上蔡謂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曰聖人情性便是理○愚按是日歌或遇當哭哀不能已也是日哭縱或遇歌樂可以已也若宋人賀赦之後弔溫公喪自可以少遲伊川所執是也賀赦不比於歌弔喪非所謂遇當哭而哀不能已也

子謂顏淵曰章 子謂顏淵曰五字爲一句

問用舍行藏朱子曰此有數節極好仔細看未說到用舍行藏處且先看箇毋意毋必底意此是甚底心渾然是箇天理尹氏謂命不足道此本未有此意亦不可不知也蓋知命者不得已之辭人要做這事及

至做不得則曰命是心裏猶不服他若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更不消得說命○問命不足道也曰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此爲子服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爲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那無可奈何處須說命如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得聖人便不消得言命○用舍無預於巳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葢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不做所謂殺一不辜行一不義

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若中人之情則是前面做不得了方休方委之於命若使前面做得他定不肯已所謂不得已而安之命者也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恥者然實未嘗無求之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貧富貴賤惟義所在所謂安於所遇也如顏子之安於陋巷他那曾計較命如何○程子言用舍無預於已行藏安於所遇詳味其言中正微密不為矯激過高之論而語意卓然自不可及其所由來者遠矣○愚按用舍行藏玩集注及語録一當就行藏字上看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已分內若用之則

見成將出獨行舍之則藏了二當就則字上看這兩箇則字如霽則行潦則止此尹和靖語朱子謂其言殊有味見聖人以道卷舒豚然無所係累之意其後孟子得此意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精神亦在這四箇則字上他人欲扶世立功名者知行而不知藏欲潔身遺世者知藏而不知行惟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顏子幾於無我故亦能之三當合兩句互看用之行矣至舍之則藏舍之藏矣至用之則行亦見得無必無固之意○朱子謂聖人規模大藏時不止

藏他一身煞藏了事譬如大船有許多器具寶貝撐去則許多物便都去了或謂三代禮樂制度盡在聖人所以用之則有可行某謂此固其可行之具但本領更全在無所係累處有許大本領則制度點化出來都成好物故在聖人則爲事業衆人沒那本領雖盡得他禮樂制度亦只如小屋收藏器具窒塞都滿運轉都不得○謝氏謂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葢子路爲人功名富貴自是動他不得但纔自負其勇便見不能無固必以此處行藏之間必有不能審時從道者仕衛而死孔悝之難是其驗也三

軍之問比率爾之對氣象又更粗夫子之所慎者戰所不語者力所先者身心所後者事功謂爲國必以禮讓而軍旅之事且自謂未之學也子路乃自負其勇視行三軍若易然者據此其於夫子用行舍藏本領處全未有見故夫子不與而比之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所以深警之無已而三軍之行則吾之所與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乎執事敬以平時言此爲行三軍而言故說箇臨事而懼無忽心無惰氣臨事而戒懼非怯懦而恐懼也觀湯武誓師聖人臨事而懼處可見謀時便是爲可成之道則謀爲重然疑

貳不決往往無成則斷亦不可少○吾不與也之與是承子行三軍則誰與而言則誰與是承唯我與爾有是夫之與字而言故朱子謂此與字乃相與之與非許與之與也○夫子與顏子道同德合故出處必同唯我與爾中分明有此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偕行偕藏也看來夫子若得堯舜之位則顏子便居臯夔稷契之任若子路則只做得其下百執事只當得治賦之任觀其自言可見此處不覺道出自家分量也此章聖人之言亦天地氣象子路則洪鈞庶品自有分量○求之足民由之治賦赤之禮樂賜可從

政雍可南面看來九官岳牧當時都已生得了天生孔子便有這許多人氣機到此亦是打一箇大回轉之漸只是不果爾

富而可求也章

蘇氏發得此章語脉分明楊氏又說得聖賢所以不求富貴之理確實二說相須其義始備圈内注盡之矣○此章爲中人以下假設言之爾命所以安中人義所以責君子○朱子曰言而可求便是富本不可求矣此章最見得聖人言語渾成底氣象須要識得○又曰魏國韓忠獻公有言貴賤貧富自有定分枉

道以求徒喪所守葢得此章之意中人以下其於義理有未能安者以是曉之庶其易知而有信爾

子之所愼齋戰疾

曾氏曰鬼神恍惚戰疾危殆斯須不在焉則失之矣

○輔氏曰聖人之心不待操而常存豈有不謹之時不謹之事哉特於此三者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

子在齊聞韶章魯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年三十五昭公奔齊魯亂而孔子適齊此章與景公問政是一時語

朱子曰史記子在齊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三月當作一點葢是學韶樂三月爾非三月之久不知

肉味也○子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學之一節不知如何今正好看其忘肉味處這裏便見得聖人之樂如是之美聖人之心如是之誠又曰聖人聞韶須是去學不解得只恁休了學之亦須數月方熟三月大約只是言其久想見韶樂之美是能感動人是能使人視端而行直某嘗謂今世人有目不得見先王之禮有耳不得聞先王之樂此大不幸也○三月不知肉味只是心自與那道理契合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是以學之三月而不自知其忘味也○他書載孔子至齊促從者行曰韶樂方作從者曰

何以知之曰吾見童子視端而行直雖是說得異亦容有此理

夫子爲衛君乎章 此與答子路正名同時皆在孔子自楚反衛之後末年事也

朱子曰子以兵拒父是多少不順自不須疑而問冉有疑夫子爲衛君者以嫡孫承重之常法言之則輒於義或當立也故疑夫子助之〇陳安卿問伯夷何以只知有父命而不知有天倫叔齊何以只知有天倫而不知有父命恐是在伯夷則其兄弟係於已而父命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父命爲尊而兄弟爲卑

在叔齊則其父子係於已而天倫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天倫爲重而父子爲輕否曰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夷齊得之矣又問某詳此竊謂諸侯繼世襲封所以爲先君之嗣爵位內必有所承上必有所稟而大倫大義又不至於相悖端可以光付托而無歉然後於得國爲正伯夷叔齊以天倫言之則伯夷王器之嫡在法固當立然不得先君之命則內無所承烏得以嗣守宗廟而有國也以父命言之則叔齊固有命矣然伯

夷長也叔齊弟也叔齊之德不越於伯夷其父乃舍嫡立少是一時溺愛之私意非制命天子以天下之公義者也亂倫失正王法所不與何可以聞於天子而撫國也此皆在已有礙而不利便處此在伯夷所以不敢挾天倫自處以壓父命之尊只得力辭而不受在叔齊所以不敢恃父一時之命以壓天倫之重只得固讓而不爲此是據其分之所當然以求即乎吾心之安葢不如是則於心終不安爲伯夷者是不受之先君不受之天王而受之於弟爲叔齊者是成父之非而干王法也豈得爲受國之正乎朱子曰此

說得之但更看求仁得仁處○西山真氏曰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人之身至微而乃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才以其盡得天地之理也理雖非一端而仁之一字乃其統會人而不仁則失其所以爲人之理而不可以言人矣古之聖賢兢兢業業以終其身者欲全其所以爲人之理而已若全得此理雖賤爲匹夫自有良貴者存夫子所以飯疏食飲水而樂在其中顏子所以陋巷簞瓢而不改其樂也若此理既虧雖窮天下之富貴如桀紂人得而賤之學者必須見得此處分明然後可以進道且如千乘之國可謂至

重夷齊兄弟此心少有不安便視之如敝屣委而去之不以爲難蓋伯夷違父而立則是不孝叔齊越兄而立則是不弟不孝不弟則不復可以爲人故寧舍千乘之國而不忍失其所以爲人之理也○朱子曰求仁得仁只是不傷其本心而已二子不交讓則心不安心本仁纔傷着本心則不仁矣○問夫子以夷齊爲賢則其不爲衛君之意明矣而子貢復有怨乎之問至聞得仁之語然後知夫子之不爲何耶曰夷齊之賢天下孰不知之子貢蓋不待夫子之言而知之矣然意二子雖賢而其所爲或出於激發過中之

行而不能無感慨不平之心則衛君之爭猶未為甚
得罪於天理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趣而夫子告之如
此則子貢之心曉然知夫二子之為是非其激發之
私而無纖芥之憾矣持是心以燭乎衛君父子之間
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絕於聖人尚何疑哉故其所以
必再問而後知所決也○程子兼諫伐言所以廣其
不悔之實其遜國而逃也所失者國而所得者父子
兄弟之仁其諫伐而餓也所舍者生而所取者君臣
之義○朱子答王近思曰伯夷既長且賢其父無故
舍之而欲立叔齊此必有故故蘇氏疑之觀子貢問

怨乎之意似或有此意然不必疑但看後來求仁得仁便無怨處則可以見聖賢之心便有甚死讐亦只如此消融了也

飯疏食飲水章

朱子曰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富貴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此蓋即當時所處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於彼爾且曰亦在其中則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必曰不義而得富貴視如浮雲則是以義得之者視之亦無以

異於疏食飲水而其樂無以加爾記此者列此以繼衞君之事其亦不無意乎○富貴非指天位天職而言但言勢位奉養之盛爾此等物若以義而得則聖人隨其所遇若固有之無鄙厭之心焉但以不義而得則不易吾飯疏食飲水之樂爾

加我數年章

吉凶消長以天道言進退存亡以人事言聖人作易不過卽天道以決人事蓋易不過一陰一陽之往來上下朱子謂卦畫旣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其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爲主

消者便爲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爲善否者便爲惡卽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見矣君子知此理則知進退存亡之道如文言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惟聖人乎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也豈有過差乎○朱子曰聖人一生學問未嘗自說無過至此方言無大過猶似有小過在雖是謙辭然道理眞實無窮當看此等爲聖人氣象○所謂大過如當潛不潛當見不見皆是過乾卦純陽固好大亨之

中須利於貞正非正則過矣○按集注謂聖人欲人知易不可以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者易於人事非不要切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何可以不學也但非理明義精閱歷之久有不可以易學爾

子所雅言章

朱子曰古之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度數聖人教人亦只是

許多事○厚齋馮氏曰易道精微春秋紀變樂在有司非所常言也詩可以興觀羣怨以事君父書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常道禮又朝夕之所從事者皆切於日用常行之實故常言之○按朱子謂執禮亦是當時自有此名饒氏謂禮有五禮夫子所常言者只是言人日用所常執守之禮若宗廟郊社朝覲會同則講之有時不常及之也○詩書亦不徒誦說而禮獨言執葢禮如今之儀注如冠昏喪祭以至起居言動皆有儀則故以執言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問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朱子曰聖人全體極至沒半間不界底事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恁地極至大槩聖人做事如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直是恁地○問發憤忘食未知聖人發憤是如何曰要知他發憤也不得只是聖人做事超越衆人便做到極處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若他人發憤未必能忘食樂處未必能忘憂聖人直是脫灑私欲自是惹不着○爲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麽樣精神甚麽樣骨肋因說冊季隨○學者做得事不是須是悔悔了便不要做始得若悔了第

二番又做是自不能立志又干別人甚事因問集注有未得則發憤忘食之說曰聖人未必有未得之事且如此說若聖人便有這般事是他便發憤做將去學者當悔時須是學聖人始得豈可自道我不似聖人便休邪○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非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爲聖人之謙辭若作終身說則憤短樂長不可并連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貶之意矣○問忘食忘憂今略借一事明之學樂至於三月不知肉味此發憤忘食底意思及其得之深乃曰不

圖爲樂之至於斯此樂以忘憂底意思想其逐事上皆有此義故一憤一樂循環代至其言不知老之將至葢謙巳以勉人爾觀耳順從心之年樂且不可得而言況所謂憤耶曰此說得之然亦太拘滞矣須看他立言意思如何○愚按看他立言意思者集注所謂此但言其好學之篤者也

我非生而知之章

朱子曰聖人此等語皆是移下以教人亦是聖人看得地步闊自視猶有未滿足處所以其言如此非全無事實而但爲設詞也○好古敏以求之聖人是生

知而學者然其所謂學豈若常人之學也聞一知十不足以盡之○愚按聖人自有聖人之學雖堯舜亦兢兢業業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是他也見得人心危而不可不操持道心微而不可不審察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他也去精也去一不是專爲以下人言也聖人雖全是道心主宰無待於精之一之而後中可執然聖人之心則豈肯自謂如此而不兢兢業業惟其生知而未嘗不學所以爲聖人然其學豈若常人之學其至誠懇惻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其好古直是心契古人於千百載之上其敏求直是有自不

能已自不遑暇處好之篤求之敏斯得之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聖人自言與教人只是一樣無兩樣說話聖人說處便是吾人學他做處道理古人發明都已見成在這裏了只患不好古好古者又患不能敏以求之使學者果能實用敏以求之工夫則聖人亦豈不可至此章夫子葢因門人謂其生而知之不可跂及故以是告之玩味詞氣其循循善誘可謂至矣○圈內註謂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則下文敏以求之正是學而知之事學而知者正以義理未能自然昭著必有待於學而後

知此義理爾則其所學豈專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之類乎如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則人倫切近之間聖人亦常有自見不足處而學之不厭者矣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舜之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於瞽瞍底豫者蓋爲此也尹氏之論蓋恐人以聖人實無待於好古敏求而姑爲此設詞故指言聖人學處如此之類非學亦無以驗其實若常人則其所學必先自人倫日用身心根本處百倍其功非但如此而已此尹氏之意也朱子圈内注不明說破而姑引尹氏之說於後蓋欲人思而自得之

其實聖人自有聖人之學有如吾前之所云者朱子以此等處難言故引而不發爾王陽明遂辯尹說爲非則又妄矣蓋禮樂名物古今事變無非義理亦無非切於人倫日用之實而不可以不求者也但聖人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其有待於學處自是少只是此等處或學以驗其實便全體洞然無所不通在學者則有多少病痛其當理會當着力處自是多而其閒亦自有緩急先後之序矣程朱實未嘗教人專於禮樂名物上求聖學陽明誤讀爾

三八行章

朱子曰人若以自修爲心則舉天下萬物凡有感乎前者無非足以發吾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不善者這裏便恐懼修省恐落在裏面去是皆吾師也

天生德於予章

程子曰天生德於予此聖人極斷制以理朱子讀此章曰纔做聖人自反無愧說時便小了聖人須知道天生德於聖人桓魋如何害得故必其不能違天害已也旣遣伐樹微服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以此語之也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已然避患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未嘗不閒暇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章

朱子曰夫子嘗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子貢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則不可得而聞想是不曾得聞者疑其有隱而不知夫子之坐作語默無不是這箇道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雖教人灑掃應對這道理也在裏面○延平李氏曰孔子之示人其道昭然常存乎動靜俛仰視聽嚬笑謦欬之間而未嘗隱也彼見之者自有淺深○朱子曰要緊意思都在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處須去仔細認聖人無不與二三子處在那裏凡日用飲食居處之間認得聖人是如何自家今當如何○天道至教聖人至

德動靜語默之間無非教人處孔子於鄉黨便恂恂
朝廷便便便到處皆是人樣更無精粗本末何嘗有
隱○范陽張氏曰當時羣弟子自夫子一指之後皆
知用意以觀聖人故鄉黨所載上而朝廷下而衣服
飲食莫不屢書特書者正謂此爾○朱子曰鄉黨一
篇自天命之性至道不可須臾離高深皆在裏面許多
道理皆自聖人身上迸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
門人見之熟是以記之詳○按體道無隱體謂無形
之道於聖人身上形見出來非身體力行之體也聖
人與道爲一不待言體之

子以四教章

朱子曰文行忠信如說事親是如此事兄是如此雖是行之事也只是說話在須是自家體此而行之方是行蘊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方是忠信可傳者只是這文若行忠信乃是在人自用力始得雖然若不理會得這箇道理不知是行箇甚麽忠信箇甚麽所以文爲先○又曰行有餘力以上云云者乃爲子爲弟之常事四教之云又自學文以後言也然要其歸宿卒亦不外乎爲子爲弟之常事也但能博學於文而又約之以禮則行日益修而忠信日益篤爾○愚

按弟子之事文在行後四教之目文在行先葢同一詩書六藝也同一學者將以行之也而成人小子所造則有淺深餘力學文乃弟子之常職親師受業之近事今小學書所載是也文行忠信則由此而深造之爾文即前所學之文所謂博我以文格物致知也行與忠信亦不外前所行之事所謂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特所造益深爾弟子以本末言則文在後四教以知行言則文在先矣禮者合內外之道文之見於躬行以禮爲之準則約禮者所以力行而存誠之方也然則教雖有四其實兩事兩事又只一事葢文

行不離於忠信也○忠信非兩事如何得為四教如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則忠信雖非兩事而自有分屬之時何得不為四教或又疑信以事言則已在行中列於四教則又在行外吾曰信見於事非全在事也故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章

朱子曰聖人也只是這箇道理但是他理會得爛熟後似較聖樣其實只是這道理君子是事事做得去所謂君子不器善人則又不及君子只是知得有善有惡肯為善而不肯為惡爾有常者又不及善人只

是較依本分○問此章曰吳氏曾氏說亦得之○吳氏曰君子葢有賢德而又有作用者特不及聖人爾若善人則粗能嗣守成緒不至於爲惡而已非若君子之能有爲也曾氏曰當夫子時聖人固不可得而見豈無君子善人有恒者乎而夫子云然者葢其人少而思見之也及其見則又恍而進之曰君子哉若人凡此類當得意而忘言善人明乎善者也有恒雖未明乎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者若本無一長而爲有之狀未能充實而爲盈之狀貧約而爲泰之狀此亦妄人而已矣孟子所謂兩集溝澮皆盈其涸可

立而待也烏能久矣○問有無虛實約泰之分奈何
朱子曰無絕無也虛則未滿之名爾二者兼內外學
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
爾爲之云者作爲如是之形作爲如是之事者也爲
而無以繼則雖欲爲有恒不可得矣

子釣而不綱章

南軒曰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親親而仁民
仁民而愛物皆是心之發也然於物也有祭祀之須
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於是取
之有時用之有節若夫子之不絕流不射宿皆仁之

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鳥獸魚鱉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固人欲之私也而異端之教遂至禁殺茹蔬殞身飼獸而於其天性之親人倫之愛反恝然其無情也則亦豈得爲天理之公哉故梁武之不以血食祀宗廟與商紂之暴殄天物事雖不同然其咈天理以致亂亡則一而已矣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問不知而作作是述作或只是作事朱子曰只是作事○南軒曰天下之事莫不有所以然不知其然而

作焉皆妄而已聖人之動無非實理也其有不知而作者乎雖然知未易至也故又言知之次者使學者有所持循由其序而至焉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其善雖未及乎知之至然知之次也擇焉識焉而不已則其知將日新矣○朱子曰知之次也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愚按南軒之言懇實有味深得夫子之旨朱子謂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非謂別有一種之知出於聞見之外也知者豁然貫通聞見擇識乃學以求知之事知由此而至張子所謂內外之合是也張子又謂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

性所知者爲世人溺於聞見者發爾○知之至者默而識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多聞擇善而從是因人提醒感觸方能記得審思明辨方能存得故爲知之次○云知之次則雖未實知其理而亦可免於妄作矣

仁遠乎哉章

朱子曰人之爲學也是難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而不於身心上着切體認則又無所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

以顏子之賢而尚或違於三月之後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盍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思又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盍亦每事省察何者爲禮何者爲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爲徒言也○仁固不遠然不欲則不至仁固難然爲之則無難○問斯仁至矣至若來至之意曰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爾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來也○按反而求之爲仁由己也即此而在獨去知其放而求之即不放矣蓋仁者心之德一覺悟則

隨念而存所以見其不遠爾非言易以驕人之志也

○操則存其得也固易舍則亡其失也亦易須於旣至之後常加操存之功庶乎不復失而仁始可言爾

○仁至至字只是在字意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

南軒張氏曰他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禮與否則但可告之以知禮而已及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則又豈可謂娶同姓爲知禮乎若言爲君隱之意則淺露已甚而失前對之本意矣故但引已之過而已然而娶同姓之爲非禮其義固已在其中矣聖人辭氣

之閒其天地造化與○吳氏曰夫子受以爲過則昭公不得爲知禮可知隱諱者臣子之私是非者天下之公夫子答司敗與期可謂兩盡其旨矣葉公以證父之惡爲直司敗以隱君之惡爲黨彼蓋知直之爲公黨之爲私而於父子君臣之義蔑如也微夫子大道其隱乎○禮坊記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古者男子稱氏辨其族也女子稱姓厚其別也故制字姓從女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也稱孔子時孔子在陳蓋記於陳也○婦

人稱姓周女曰姬宋女曰子齊女曰姜楚女曰芊是
也○吳氏曰謂者何人謂之春秋哀十二年書孟子
卒不書葬疑謂之孟子者魯人諱之而謂之吳孟子
者當時譏諷之語也○問昭公取同姓之事若天王
舉法則如何斷朱子曰此非昭公故為之也當時吳
盛強中國無伯主以齊景公猶云既不能令又不受
命涕出而女於吳若昭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
非貪其色而然也天王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
自有處置況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則昭公亦已自
其非矣

子與人歌而善章

朱子曰聖人天縱多能其於小藝不待取於人而後足而必欲得其詳如此其謙遜審慎可知也然若不俟其曲終而遽和之則亦幾於伐已之能以揜彼之善矣故必俟其曲終以盡見其首尾節奏之善然後使人復歌而始和之則既不失其與人爲善之意而又不揜其善也然此亦聖人動容周旋自然中禮處非有意於爲之也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悅之意○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今世間人與那人說話那人正說得好自家便從中截斷

如云已自理會得不消說之類以此類看聖人是甚氣象與人歌且教他自歌一終了方令再歌而後和之不於其初歌便和恐混雜他不盡其意此見聖人與人爲善○又曰反之猶言從頭再起也必使其歌巳畢從頭再起然後和之

文莫吾猶人也章

此章見學貴躬行而文其餘事也人於此道知足以及之而言足以達其意則於道有所發明文亦非不足貴但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則在躬行而文非所先爾躬行者其實也未有無其實而徒有是文者故

聖人之言如此朱子謂於文言可以及人見其不難繼之意言不能過人又見不必工之意合而觀之又見雖不讓其能而亦不失其謙也於行言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必以得爲效焉見其汲汲於此而不敢有毫髮自足之心焉一言之中指意亦曲折矣○實勝則豈患文不逮人哉實苟不至則雖文之過人亦何益矣○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可謂躬行之君子矣或作躬行君子之道殆非語意未之有得是聖人極其望道之初心自見得事之未副者尚多也得字重看聖人

之所謂得者聖人之實際亦惟聖人自知之聖人之所謂未者聖人之心誠有未能自滿處亦惟聖人自見之

若聖與仁章

仁字專言則非聖人之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以對聖而言則聖者仁之熟大而化之者也如夫子之安仁是也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如顏子是也又如殷之三仁及夷齊夫子皆以仁許之此仁聖之別也當時必有稱夫子聖且仁者故夫子辭之又言抑惟爲是而不厭以是誨人而不倦則可謂云爾

已矣葢此理原自帝之降衷雖極微妙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學者學此而已聖人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亦只是理會此處聖人眼前見處便見到徹底自是住不得何有於厭其以此誨人乃所謂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葢聖人見人於此心許多合當做底道理有見不得做不去處直是痛痒關切他身誨你引掖你何有於倦聖人言此時本是不敢當成德之名而自處於勉強從事之列公西華却見得郎此便是仁聖之事正

是弟子學不得處蓋爲之可能也爲之而不厭不可能也誨人可能也誨人而不倦不可能也人之於學所以易厭者正緣知心不透誠心不到遇難處便自諉苟安遇得處便不覺自滿亹亹不已所以獨稱於文王且文王天德自然何待於亹亹只是人見其做了又做衆人任處他却不住有似勉勉樣爾人亦有勉時只是人之勉不如文王之勉故曰亹亹文王人有厭而文王不厭也教人人人有許多不齊假如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使皆能信從固必無吝教若遇一二人蒙不可開頑不可令便也易得倦了且不說

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若能如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初無難者○西山真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我之有此身出於父母也父母又出於祖祖又出於始祖始祖又出於厥初得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自根而榦自榦而枝其本則一而已矣故必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報本反始之義無不盡矣若非仁孝誠敬之至豈能知此禮而行之乎蓋凡人於世之近者則意其精神未散或嘗逮事而記其聲容必起

哀敬之心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而知又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誠敬者不能知其禮不能行其事苟能知此理矣則其他事物之理又何難知之有苟能感格矣則推而格天地者此誠而已推而感乎其他亦此誠而已故曰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於治天下何難哉

祭如在章

朱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是弟子平時見孔子祭祖先及祭外神之時致其孝敬以交於鬼神也孔

哉曰然則聖人之言乃不及此而直以爲無事於禱何也曰是葢有難言者然以理言則旣兼舉之矣葢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决諸理而不屑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閒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爲備觀諸易之十翼亦可見矣曰子以禱非病者所自爲而程子以禱爲悔過遷善祈神之佑何也曰禱雖臣子之禮而其辭則固述其君父悔過遷善之辭以解謝鬼神之譴怒也夫子初無是也則豈待至此而後有禱哉○問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我即天地鬼神天地鬼神即

我何禱之有曰自他人言之謂聖人如此可也聖人之心豈以此自居惟味某之禱久矣一句語意深厚聖人氣象與天人之分自求多福之意可見○所謂合吉凶者葢言聖人之好善惡惡賞善刑淫如鬼神之禍福無不合於理也豈以一巳之吉凶爲言哉

子温而厲章

南軒曰和順充積者其發見必温然温而厲也德盛者其威必著於外然威而不猛也周旋中禮者其貌必恭然恭而安也○問此章是總言聖人容貌鄉黨是逐事上說否朱子曰然此章就大體上看○上下

二句易理會諸公且看聖人威底氣象是如何久之
云聖人德盛自然尊嚴○此雖是說聖人之德容自
然如此然學者也當如此此舉偏而補弊葢自舜之命
夔已如此而臯陶陳九德亦然不可不知○問橫渠
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
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覷却堯學
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似他動容周旋
中禮曰也是如此更有多少病在良久曰人便是被
氣質局定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變得些子了又
更有些子○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他只

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曾熟不是學箇恭又學箇安

泰伯第八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章

或問何以言三讓之爲固遜也朱子曰古人辭讓以三爲節一辭爲禮辭再辭爲固辭三辭爲終辭故古注至是但言三讓而不解其目也今必求其事以實之則亦無所據矣曰何以言其讓於隱微之中也曰泰伯之讓無揖遜授受之迹人但見其逃去不返而已不知其讓也知其讓者見其讓國而已而不知所以使文武有天下者實由於此則是以天下讓也曰

其爲至德何也曰讓之爲德既美矣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天下讓則其所讓大矣而又能隱晦其迹使民無得而稱焉則其讓也非有爲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爲至極而不可以有加也曰太王有廢長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就使必於讓國而爲之則亦過而不合於中庸之德矣其爲至德何耶曰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太伯去之而不爲狷王季受之而不爲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爲不孝葢

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爲至德也其與魯隱公吳季子之事蓋不同矣曰逃去可矣何必斷髮文身哉曰先儒論之多矣蘇氏以爲讓國盛德之事也然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亂之所由起故太伯爲此所以使名實俱亡而亂不作也此以利害言之固不足以論聖賢之心而其弟黃門又曰子貢言太伯端委以治吳則固未嘗斷髮文身也且漢東海王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皆兄弟終身無間言何必斷髮文身哉此引子貢之言則其事固有不可考者然以漢唐二事例之則亦未足

以盡聖賢之心也蓋使王季之心但如顯宗玄宗則可若有叔齊之義則亦不能以一朝居矣使泰伯而不有以深自絕焉則亦何以必致國於王季而安其位哉○明道先生曰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爲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伊川云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南軒曰三讓程子曰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夫泰伯之讓誠難知也以君之元子而棄宗國以逃身本中夏而從夷狄之爲不亦冐先王之大禁與而

泰伯安然行之非聖人孰能明其爲至德也至德謂德之至也泰伯知文王有聖德天之所命當使天下被其澤故致國於王季爲文王也故曰以天下讓言其至公之心爲天下而讓也變而止乎中非達權樂天者其孰能與於此乎惟其事情深遠故民無得而稱而聖人獨知其爲至德也或曰泰伯之心知文王得國則周必有天下乎非然也以是存心則是利天下者也泰伯知文王得國則天下必被其澤也至於周之有天下則泰伯豈加毫末於是哉此又不可以不知也○愚按三以天下讓如二程先生及南軒之

言則是泰伯知文王有聖德天下必被其澤故爲天下之故而固讓也如朱子或問之言則是泰伯逃去不返人知其讓國而已而不知所以使文武有天下者實由於此是以天下讓也以天下讓所讓大矣而又泯其迹所以爲至德也如集注之言則是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使其立爲諸侯亦自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舍之而逃去者欲全君臣之義也故謂其心即夷齊叩馬之心語録謂太王見商道寖微是以有翦商之志泰伯惟知君臣之義截然不可犯是以不從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

泰伯之心卽夷齊叩馬之心天地之常經也太王之心卽武王孟津之心古今之通義也於二者中須見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乃善又謂論語兩稱至德一爲文王發是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爲泰伯發則是對太王翦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爲獨全其心表裏無憾矣凡此皆發明集注要旨不可不熟玩集注係朱子定論今學者只當尊守集注後儒復有紛紛論辯者俱所不取○朱子曰夷齊諫武王不信便休泰伯不

從太王翦商却是一家内事與諫武王不同所以謂之難處○潛室陳氏曰周之得天下來歷自泰伯之讓始故其讓國處人得見其迹其讓天下處人莫知其心聖人推見至隱以其本心與文王同故俱稱爲至德又曰處父子兄弟之變而欲全天性之恩處商周興亡之際而欲全君臣之義其事皆類夷齊而泯其迹所以爲至德○按泰伯之爲人不可考據孟子稱伯夷伊尹柳下惠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泰伯之德疑未及文王而根本節目之大是則同矣故集注卽用其語且不曰足以伐商

而有天下而曰足以朝諸侯有天下又集注之微意也○武王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古之聖賢道德在已則必以天下自任如此太王之有翦商之志亦是心而已自后稷公劉至於其身積功累仁子則有克勤家之季歷孫則又有聖德之昌生焉此所謂天休滋至必將畀之有爲者也太王必有以[illegible]知天命於幾微之際矣故曰

廸知上帝命越天棐忱又曰秉德廸知天威天命之所在非聖賢誠與天合明與天通不能有以見其幾微也當太王之時天命已在周太王欲順天命以濟生民而泰伯不從者知周之興必代商而於君臣之義有所不安於心也於是父子兄弟之間各行其心之所安太王王季所任者古今之通義泰伯仲雍所守者天地之常經各成其志而不相害也太王成泰伯之志則不強其留王季成父兄之志則不必堅守叔齊之義而固於讓此泰伯仲雍所以得安然而去上以承父之志下以遂已之志而不以離親遠遯爲

嫌者也一家賢聖平素志同道合心必默相喻故事必交相成豈若他人之有違言而去乃必於斷髮文身從夷狄之俗以自絕始足以安王季之心而定其位哉其必不然矣古事久遠史家所記未必皆真正在所不必辯也亦所不足疑也或又謂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世至丁巳而高宗立般道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甲祖甲二十八祀而文王生其時商未衰也太王安得有翦商之志哉詩謂實始翦商者不過謂周家翦商之業自太王始基之爾此皆泥於翦商之言謂真若太王睥睨商鼎欲取而代之爾而不知聖

人公天下之心惟知先覺在已則一夫不獲實爲已
辜夫亦自卜之周家世德而知夫所以任天下之重
者有不容辭爾商之衰與未衰可代與未可代夫豈有
纖芥入於太王之心哉實始翦商謂後人推本之辭
誠是也然盛德在周天下朝覲訟獄者將盡歸焉不
能禦其來也勢必與商相代其幾已成當時賢者皆
知之矣使泰伯立爲諸侯則後來文武之功皆泰伯
身爲之矣泰伯寧後來文武之功不自我爲之而逃
去以全其心之所安又泯其迹而天下莫能知後世
無可述焉非甚盛德其孰有此此夫子所以賛其至

德也自泰伯而言則惟有見於天地之常經苟少有拂於吾心之所安則雖可以朝諸侯有天下寧棄之而不取自天下而言則後來文武之功雖不曾泰伯自爲之而實泰伯一讓之所貽也則謂之曰爲天下讓亦無不可故二程南軒皆有是說而前說爲淵永矣○五百年而聖人生消息計非小商家尚全盛之時而代之之人已出太王泰伯皆知天者也王季順天受位而不辭此其間微乎微矣惟可與智者道也○史記正義曰泰伯奔吳所居城在蘇州北常州無錫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見存而云荆蠻者楚滅越其

地屬楚楚滅楚其地屬泰避諱改楚曰荊故通號吳越之地爲荊蠻○史記言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吳越春秋則言古公病二人托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荊蠻斷髮文身因其俗爲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泰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荊蠻民君事之自號勾吳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按史泰伯卒無子弟仲雍立仲雍卒子季簡立至季簡之孫周章是時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

周之北故夏虛是爲虞虞號之虞君吳與封虞皆仲雍之後泰伯無後也○仁山金氏曰泰伯之賢不下於王季文王但以泰伯無子而季歷有聖子故太王之意欲以卜爾○又曰泰伯採藥荆蠻人心歸之遂啟吳國夫一亡公子而足以有國况因周邦之舊而爲之他日商周之際豈不足以有天下哉故曰以天下讓也○按仁山考太王欲以卜之故尤有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章

朱子曰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啟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已直是須刻不可不戒謹

恐懼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髮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是多多少少這箇心略不檢點便差失了看世間是多少事至危者無如人之心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問曾子戰兢曰此只是戒謹恐懼常恐失之君子未死之前此心常恐保不得便見得人心至危且說世間甚物事似人心危且如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千變萬化劄眼中便走失了劄眼中便有千里萬里之遠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只

理會這箇道理分曉自不危惟精惟一便是守在這裏允執厥中便是行將去○曾子曰戰戰兢兢云云此乃敬之法此心不存則常昏矣今人有昏睡者遇身有痛痒則蹶然而醒蓋心所不能已則自不至於忘中庸戒謹恐懼皆敬之意○慶源輔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祭義所載曾子述孔子之言也今若此可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矣○西山眞氏曰曾子之啟手足也蓋以爲知免矣而易簀之一節猶在其後使其終於大夫之簀猶爲未正也全歸之難如此學者其可不戰兢以自省與○程子曰曾子傳

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雲峯胡氏曰范氏正恐學者但以曾子不虧其身而已則將有僥倖苟免之意故又特以不虧其行申言之所以勵中人也曾子嘗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至此可謂能實踐其言矣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或問曾子之言其爲修身之驗奈何朱子曰此程伯子尹氏之意也夫不莊不敬則其動容貌也非叛暴即

慢惟恭敬有素則動容貌斯能遠暴慢矣內無誠實則其正顏色也色莊而已惟誠實有素則正顏色斯能近信矣涵養不熟則其出辭氣也必至鄙倍惟涵養有素則出辭氣斯能遠鄙倍矣曾氏亦謂君子於是特養既久而熟晬面盎背不待施設而自爾也故皆以斯言之此說當矣曰道無精粗本末之間今以籩豆爲末節而獨貴乎此何也曰夫謂道無本末者非無本末也有本末而一以貫之之謂也一以貫之而未嘗無本末也則本在於上末在於下其分守固不同矣故君子所貴貴乎其本而已苟所以本於身

者不足遠邪而去僞則胥屑於儀章器數之末亦何爲哉○李先生云曾子臨死空洞中只餘此念○此章之旨蓋言日用之間精粗本末無非道者而君子於其間所貴者在此三事而已凡此三者皆其平日涵養工夫至到之驗而所以正身及物之本也故君子貴之○不然則身且不能治雖庸心於器數之末亦何益○問先生舊解以三者爲修身之驗爲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是做效驗說如此則動正出三字只是閒字後來改本以驗爲要非其以下改爲學者所當操存省

察而不可有造次項刻之違者也如此此則工夫却在動正出三字上如上蔡之說而不可以效驗言矣其疑動正出三字不可以為做工夫字正字尚可說動字出字豈可以為工夫耶曰這三字雖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處若專以為平日莊敬持養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持養底人便不要遠暴慢近信遠鄙倍○看來三者只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問要之三者以涵養為主曰涵養便是只這三者便是涵養地頭但動容貌遠暴慢便是不遠暴慢便不是正顏色近信便是不近信便

不是○仁山金氏曰動正出之間卽存養地頭暴慢
信鄙倍卽省察之條件遠近二字卽所貴乎道之工
夫周旋中禮正由中出則異時成德之事○愚按如
集註初本之說則工夫都在日前三斯字乃成德自
然而然如改本之說則不須在三言之外起意古人
未甞懸空說存養卽此三者之間便是學者持養用
力之地其說比前爲密三斯字是活字猶云當恁事
則恁地爾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工夫在目
今下效驗在熟後見一言以蔽之曰敬用○動正出
三字不是工夫字面程子亦用舊說故在圈外其正

身而不外求一語最得曾子本意○正顏色獨曰近
信者人之真情每於色見之然而人之正其顏色亦
多以色爲之如曰色喜曰有吝色曰有難色曰色不
平曰色有究曰色不在曰色欲得之皆真情之形也正
顏色如所謂臨喪則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
然而不由中出則是色莊而已○正容以示之使人
之意也消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葢君子所存者正
所履者正而其見於顏色者自無往而不正也是曰
近信○記曰臨喪則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
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夫不失色於人所謂正顏

色也然所謂哀與不可犯之實必有所在非徒曰有是色而已也此近信之説也○胡氏曰曾子之疾見於論語者二見於檀弓者一愚嘗攷其事之先後竊意此章最先前章次之而易簀之事最在其後乃垂絕時語也當是時也氣息奄奄僅存而聲爲律身爲度心即理理即心其視生死猶晝夜然夫豈異教坐亡幻語不誠不敬者所可彷彿學者誠能盡心於此則可以不惑於彼也○朱子曰胡氏所攷曾子之事善

以能問於不能章

惟知義理之無窮故不知有餘在巳不足在人此貼以能問於不能四句不見物我之有間故不必得爲在巳失爲在人此貼犯而不校一句〇謝氏四語明切朱子二語圓括尤説得顔子出孟子謂顔子善言德行吾於朱子亦云〇朱子曰顔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故雖能而肯問於不能雖多而肯問於寡以求盡乎義理之無窮者而巳非挾其能而故問也但自他人觀之則見其如此爾謝説意蓋如此而洪氏曰吾固能矣然豈不猶有所不能彼固不能矣然或不能於此而能於彼也吾固多矣然豈

不猶有所闕彼固寡矣然或失於此而得於彼也是以下問而不以爲難亦此意也曰楊氏視天下無非物之非仁夫誰與之校如何曰過矣其言孟子三自反不如顏子之不校信乎曰孟子所言者反身修德之事若顏子則心理渾然不待自反物我一致不見可校者也二者優劣固不待言矣然自學者觀之則隨其所至之深淺而用力各有所當不可以此廢彼而反陷於躐等之失也○唐太宗嘗問此章之說於給事中孔頴達頴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若位居尊極炫燿聰

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致堂胡氏曰顔達所對亦足以儆太宗矣雖然吾友從事於斯之意則未易曉也夫既能矣不自以爲能可也而又問於不能既多矣不自以爲多可也而又問於少彼不能與少者將何以益我乎是不然惟善學者志不倦心不盈一言之不聞一義之不知歉然如飲食之不飽誠以道無量理無極而事無方也使太宗而知此庶乎其少進矣○按胡氏此論甚有發葢義理無窮聖人之心純乎義理惟善是從初無在巳在人之別顔子則樂善不倦故不知有餘在巳不足

在人惟急於聞善雖不能與寡肯吾告者皆吾益也此其問即大舜好問之心也特未若舜之大爾○問以能問於云云此聖人之事也非與天同量者不能顏子所以未達一間者正在此故第曰嘗從事於斯非謂已能爾也朱子曰此正是顏子事若聖人則無如此之迹有如此說處便有合內外之意如舜善與人同舍已從人好察邇言用中於民必兼言之惟顏子行而未成故其事止於如此爾○從事於斯是着力否若是着力却是知自已能自已多須要去問不能與寡者自知已有已實須要若無若虛不幾於詐

乎若說不着力却是聖人地位曰顔子只見在己不足在人有餘何嘗以己爲能爲多爲有爲實曾子却見得顔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有若無實若虛故贊歎其所爲如此非謂其着力也到得聖人則如天地不必言能不能多寡有無虛實矣此只是顔子地位以上石子重設問 某按此謂顔子只見在己不足在人有餘者得之矣然只問不能問寡若無若虛便是更有用力處在但不是着力作此四事爾若聖人則固如天地然亦未嘗自以爲有餘也朱子答 ○問如此已是無我了集注曰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何也曰聖人則

全是無我顏子却便是不以我去壓人却尚有箇人
與我相對在聖人和人我都無

可以托六尺之孤章

新安胡氏曰周禮疏云六尺年十五故知爲幼君孟
子曰公侯皆方百里故知爲國政也才者德之用節
者德之守二者不可偏廢有其節無其才雖無欺人
之心而未足以託恐不免爲他人所欺也雖無竊人
之心而未足以寄恐不免爲他人所竊也爲人欺竊
而徒死無益矣荀息死於奚齊是也有其才無其節
則大者不足觀矣霍光奪於妻顯是也二者雖若槩

言而節爲之本○問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貫上二句蓋惟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見得可以託可以寄爾夫託孤寄命幸而無大變未見其難也惟其幾微之間義理精明危疑之時志意堅定雖國勢搶攘人心搖兀猶能保輔幼君而安其社稷維持百里而全其生靈利害不能移其見死生不能易其守故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斯足以當夫所謂可以託可以寄矣朱子曰此段亦好鄙意正如此說然可以二字蓋猶以其才言之不可奪處乃見其節重處正在此也○雙峯饒氏曰旣以才節並言復引程子節操之說者以

明重在於節也○朱子有一段論東漢名節及霍光謝安二人臨大節未可保處

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問弘是心之體毅是心之力朱子曰心體是多少大大而天地之理纔要思量便都在這裏若是世上淺心私已底人有一兩件事便着不得○弘固是寬容之義但不是寬容人乃寬容得義理爾人之狹隘者只守得一義一理便自足既滯一隅却如何能任重必能容納吞受得衆理方是弘也○弘有耐意如有一行之善便道我善了更不要進能些小好事便以

爲只如此足矣更不向前去皆是不弘之故如此此其小安能擔當得重任○士不可不弘毅這曾子一箇人只恁地他肚裏却着得無限今人微有所得欣然自以爲得○士不可以不弘毅舉程先生語曰重擔子須是硬着脊梁骨方擔荷得去○弘乃能勝得重任毅便是能擔得遠去弘而不毅雖勝得任却恐去前面倒了○問弘毅是爲學工夫久方能如此抑合下便當如此曰便要弘毅皆不可一日無曰人之資禀有偏何以便能如此曰只知得如此便警覺那不如此更那裏別尋討方法去醫治他弘毅處亦難見

不弘不毅却易見不弘便淺迫便窄狹不容物便安
於卑陋不毅便倒東墜西見道理合當如此又不能
行不能守見道理不當如此又不能捨不能去只除
了不弘便是弘除了不毅便是毅非別討一弘毅來
○愚按曾子傳聖人之道實以弘毅故能卓然有立
主張得聖道任而此言士不可以不弘毅者爲其擔
子重而其道路遠也下因開說所謂重且遠者曰仁
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任仁與當
仁不同當仁是纔有志要幹此事者任仁是身體而
力行之譬如有箇千斤擔子須擔子上了肩纔喚做

是任重今之說知仁爲仁者只是在旁指擬揞子元未曾上肩只是嘗試兩頭尚未曾離地行得三五步便歇了如何辦得遠程仁以爲己任須是身體而力行之身體而力行之只是克去己私皆歸於禮無一毫私欲全是天理之流行方得仁者人也只要盡得箇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不然便有虧欠要全擔箇人之所以爲人在肩上此豈量之小者一善之得則先爲主而若不可以有所容一事之當則喜自負而若不可以有所加小有知則必欲用其知小有才則必欲試其才者所能辦哉士之不可不弘者此也既弘

矣若不毅則未死以前便有時倒了這箇任仁是無箇小歇脚法直到死方住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是此身在一日則此擔子無舍置別頓放處故曰據德如着衣喫飯依仁如身之呼吸氣一息尚存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只是保得這箇若此志少懈容有出入便是自壞也便無以全而歸之曾子平生何等精進年德巳高到臨了一簀之非禮不肯放過者爲是故也要看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是如何此正是毅處聖人與天同健自然不息不消說毅在學者則不可不毅兵法殺

敵爲果致果爲毅私欲便是敵人有無限好事被私欲來傾二三了須殺得他纔是果致得果纔是毅◯聖人與天同體自無不包不消說弘與天同健自然不息不消說毅在學者則不可不弘毅

興於詩章

或問古者之敎十年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始學禮舞大夏今夫子之言其序如此乃與敎者之先後不同何也朱子曰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塤篪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

情性有美刺諷喻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咏嘆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爲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爲童子而不可缺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酬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樂則聲音

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精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反在詩禮之後也

民可使由之章

或問子謂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者何也曰理之所當然者所謂民之秉彝百姓所日用者也聖人之為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

有未易得聞而況於庶民乎其曰不可使知之蓋不能使之知非不使之知也○民但可使由之爾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也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為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知之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為務其害豈可勝言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不可使之知謂凡民爾學者固欲知之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一日脫然自有知處乃可亦不可使之強知也

好勇疾貧亂也

張子曰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朱子曰聖人只是平說云如有周公之才美而有驕吝也連得才美功業壞了況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至於程子云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與某所說驕吝相爲根本枝葉此又是發餘意解者先說得正意分曉然後却說此方得〇問以一能自居以一知自喜皆所謂驕也善而不公於人過而憚改於已皆所謂吝也曰此義亦善〇驕

者必有吝吝者必有驕吝非只是吝於財見吝於事吝於爲善皆是且以吝財言之人之所以要吝者只緣我散於人使他人富與我一般則無可矜誇於人所以吝某嘗見兩人只是無要緊閒事也抵死不肯說與人只緣他要說自會以是驕誇人故如此因曾親見人如此遂曉得這驕吝兩字只是相匹偶得在故相靠得在◯驕吝是挾其所有以誇其所無挾其所有是吝誇其所無是驕◯驕者吝之所發吝者驕之所藏吝之所有驕之所恃也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而不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歉於實

而歉於實者所以盈於虛也○愚按朱子說驕吝相爲表裏其門人又謂善而不公於人過而憚改於已皆吝也竊謂吝改之吝與驕之所恃之吝似微不同然其病根則一蓋吝於改過必吝於爲善有一知一能便固吝而欲挾之以驕人只是一套事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此不吝於改過也故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不吝於爲善也顏子無伐善無施勞就日用間無非是與人共之事氣象又大於子路不驕不吝不足以言之

三年學章

後世之士求祿之志皆在爲學之先三年學而志不及於穀則爲已之心篤矣宜不易得也

篤信好學章

朱子曰此言人當篤於信道而又好學以明乎善然後能守死以善其道也善道猶工欲善其事之善守死善道言寧死而不爲不善以害其道也○篤信乃能好學亦有徒篤信而不能好學者不好學以明理愈篤信而愈不正不可同矣故篤信又須是好學守死乃能善道不能守死臨利害又變了則不能善道然亦有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者如荊軻聶政之死徒

死而已比干之死方能善其道若不善道但知守死也無益故守死又須是善道然雖曰篤信而未能至死不變則其信亦不篤矣故能守死方見篤信之效雖曰好學而不能推以善道則其學亦無用矣故能善道方見好學之功能篤信好學乃能守死善道而篤信好學文須要守死善道數義錯綜其義始備此四者之所以更相爲用而不可有一闕焉者也○鄭氏曰許行陳相非不篤信曰好學則未也召忽荀息非不守死曰善道則非也○愚按此章夫子言士當如是也人第一要信道篤聖門如宰我冉求皆尚未

能也如宰我問井有人焉其從之也集注謂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及觀其晝寢而夫子責以以何誅問短喪而夫子謂其不仁則其不篤信而不能好學亦可見矣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說者謂使求悅夫子之道如口之悅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以是而觀冉求之不信不好亦可見矣人貴篤信而篤信者又不可以不好學如子夏素名篤信聖人者然觀其所成就終不離文學言語之間而晚年以哭子喪明見責於曾子而自諉於離羣索居之久有過而不自知則其好學進道

之實何如哉又如子路最勇其信得到處死生不移真可謂篤信守死者矣亦只緣好學工夫有欠故晚而死於孔悝之難守死而不足以善道把平生篤信之心都落空了好學工夫其可少哉看來好學最難聖人只以許顏子然顏子氣象深純去聖人只隔一間篤信守死俱何足以言顏子唯是曾子最剛大弘毅直是守得定直是義理見得透許大學力纔能擔荷得聖人之道起故曰仁以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臨終啟手足一簀之不安而必易之可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近於聖人之事而守不足

以言之然即曾子平生學力實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之標準也集注謂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必如許行陳相然後爲非其正如子路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之爲非義亦是所信或非其正也須兼看纔備亦有一般人平日信道到臨利害禍福死生之際都變了平日守得到這裏守不住便是不會篤信須是守死不易纔能不失其所信所學之正而可以善其道善道是終條理之事然却本在好學惟有好學明善之功辨得篤信守死之心然後可以議善道歸全之事朱子謂今世人多

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某謂三代而下惟東漢人才大義根於其心不顧利害生死不變其節自是可保今士大夫顧惜畏懼何望其如此乎居暇日琢磨淬厲緩急之際尚不免於退縮況遊談聚議習爲軟熟卒然有警何以得其仗節死義乎由朱子此言觀之東漢人雖未知其所信之道果聖人之道所好之學果聖人之學而自其所守之堅言之則真可謂有得於聖人之所謂守死者矣以此等人得聖人爲之依歸以其篤信守死之力量而加之以好顏曾之學豈不善道哉亦可惜也聖人之言自有次序人若無篤

信好學工夫雖欲爲守死善道之事而不可得故聖人首先說一句篤信好學却又說一句守死善道聖人說來本是平鋪洹成人就其中玩之却見四件血脉自是相關攝有交相爲用處少一件不得然非聖人思量了後如此說只是聖人說出便錯綜俱是道理朱子謂每推夫子之言多如此○朱子言信有淺深有是篤信聖賢而信之者有是自見得道理當然而信之者子夏恐於自見得處尚未徹○善道道字從篤信來即所信之道也夫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須將道字提起看信之篤而好學以明之守死以行

之乃得其所善以終之而不爲虛生枉死之人矣○所謂有學有守者好學而善道學之至也篤信而守死守之至也如此分看亦可然學以明其所守之理守以行其所學之事守死即守其所欲善之道信而好之者此也學力於守見之則不分而合看亦可○有學則義理明有守則不奪於人欲故能審出處去就之宜而不失其正危邦不入覷一入字則知是未仕而在外者若仕者則君子見危授命豈有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爾危以國勢言亂以政事言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度其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

之若不見幾早去則亂必危亡不可去矣遯之初六遯尾厲遯而在後尾之象危之道也君子所以貴於見幾而作也見危不入知亂不居非徒以遠害也去就不審以及於難則亦徒死而已君子貴於守死而亦不徒死徒死而不足以善道亦豈篤信守道者之所爲哉唯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則處常處變無乎不可守常固必能行其道遇變則守吾所欲善之道死生以之而所信所學今皆有所着落矣不入不居尚有可入可居之邦若天下無道則無適而可惟有隱而已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隱見以身言然身出則道

行身藏則道斂其實含箇道字在內出處盡道這等人斆是難須天民以上纔足以語此夫子稱君子哉蘧伯玉伯玉似未是天民然其出處一節亦合於聖人矣○夫所信所好而學之專守之力者緫有事在乃吾人日用事物當然之實理而千古聖賢所謂不可不聞之道也道苟在我則可行能行當守能守有可行之道而邦有道必富且貴焉以行之也有能守之節而邦無道寧貧且賤焉以守之也若邦有道而貧賤則是無可行之道邦無道而富貴則是無能守之節如此則碌碌庸人爾惡足以爲士哉豈非可耻

之甚也此兩句是因上文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而反言以足其意葢天下有道當見而乃貧賤是必德卑材薄而無可見天下無道當隱而乃富貴是必貪位慕祿而不能隱上恥是恥其無可見下恥是恥其不能隱○有道之朝必用有道之士而乃貧賤則其無可行之道可知故可恥不然則武王之伯夷光武之子陵邦有道而高尚不事其貧且賤焉乃所以爲賢而又何恥哉○邦無道穀之可恥原憲知之邦有道穀之可恥原憲未必知也故夫子告之欲使充其狷介而進於有爲也邦無道富貴之可恥夫人知

之邦有道貧賤之可恥夫人或安之而不察故夫子並舉而言之欲人知道得於身之爲貴務篤信好學以求之也

不在其位章

朱子曰夫子之言無上下之異但爲不在此位則不謀此政爾范氏爲人君言故自上而下然其意終不備更當自下而推如士不可侵大夫之職又當知左右前後彼此之間各有分守皆不可相踰乃爲大備而盡得聖人之意胡氏所論亦其一事○胡氏曰東漢季年黨錮禍起潁川杜密去官家居每謁守令多

所請託而同郡劉勝自蜀還閉門掃軌太守王昱見杜密獨稱李膺淸高以箴之密謂昱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知善不薦見惡不論隱情惜己自同寒蟬乃罪人也今密舉志義力行之賢糾違道失節之士使明府賞罰得中令聞休暢不亦萬之一乎昱乃慚服以愚觀之昱從善服義固不可訾若密之爲是代昱行事也不在其位而謀其政者大槩如此黨錮諸賢多陷此失可不戒哉

師摯之始章

或問關雎之亂何謂樂之卒章朱子曰自關關雎鳩

至鐘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必是已作樂亂乃樂終之雜聲也前面者恐有聲而無辭○又曰今關雎三章皆是關雎之亂其前必有散聲序引之類有聲無辭而此其卒章也若止第三章是亂則史之言不如此矣○史記孔子世家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關雎之亂舉終以包始言樂之自始至終皆美盛也○夫子自衛反魯而正樂嘗語魯太師樂曰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太師必摯也摯能從夫子之教故作樂之美如此未幾而摯適齊此章云師

摯之始蓋夫子於其適齊之後而追歎之之語也論語言魯樂者四章此章其最後與

狂而不直章

朱子曰狂是好高大便要做聖賢宜直侗是愚模樣不解一事底人宜謹愿悾悾是拙模樣無能爲底人宜信今皆不然夫子所以絕之　潛室陳氏曰狂者只是說大話立大論底人這是狂人凡心下有事都說出在外亦無遮蔽但直行將去也好今有狂人者都恁地說大話立大論至於到利處但知有已反以義責人却不直侗者凡事只是恁地謹愿不敢妄動

也好而今侗者却不愿要妄動悾悾者無能爲底人都一向恁地朴厚也好而今無能爲底人也都會用許多詭詐有是病而無是德真棄才矣雖曰甚絶之之辭使其知爲聖人所絶而改焉則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之也

學如不及章

朱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今學者却恁地慢了譬如捉賊相似須是着起氣力精神千方百計去趕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視他不管他如何奈得他何只饮時起來行得三兩步懶時又

坐恁地如何做得事成○即是莫謂今日不學有來日之意○此君子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

巍巍乎章

朱子曰舜禹與天下不相關如不曾有這天下相似都不曾把一毫來奉己如今人纔富貴便被他勾惹此乃爲物所役是自卑了若舜禹直是高首出庶物高出萬物之表故夫子稱其巍巍○問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莫是物各付物順天之道否曰據本文說只是崇高富貴不入其心雖有天下而不與爾巍巍是

至高底意思大凡人有得些小物事便覺累其心今富有天下一似不曾有相似豈不是高○不與只是不相干之義言天下自是天下我事自是我事不被那天下來移着

大哉堯之為君章

朱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只是贊堯之詞不必謂獨堯能如此而他聖人不與也○堯與天為一處民無能名所能名者事業禮樂法度而已○按惟堯則之則字如易與天地準之準字言與天地平等也非法則之則○天之德難名也所可見者其四時生成

之功日月星辰之文爾聖人與天地一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

問舜之臣衆矣而獨稱五人何也朱子曰舜之天下所以治者以此五人而已故孟子亦獨稱之他人不得而與也○新安陳氏曰此言人才難得自古而然堯舜以聖聖繼作而後禹臯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文武亦以聖聖繼作而後周召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此天地間真元會合之運亘古而僅兩見者也五人反以爲盛者即晉三卿爲主可謂衆矣之意況唐虞人才之尤者五人豈五人之外無人乎○朱子曰孔子

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爲而不爲者也

禹吾無閒然矣章

或問溝洫之制朱子曰見於周禮遂人匠人之職詳矣蓋禹既平水患又[illegible]田間之水道使無水旱之災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曰禹之若是何也曰胡氏嘗論之矣然禹之儉勤乃其常德未必專爲是也然其意亦深矣曰孔子之稱之何也曰洪氏蓋有說焉然夫子亦稱其實而已未必眞爲此也○胡氏曰禹爲天子有常奉矣然以鯀功不就而殛死故心常痛之而不忍享其奉也至豐享祀華黻冕則以奉其先也

盡力溝洫則以終其事也古之聖人愛其親有深長之思如此然而不棄天下者不敢以一家之私而害天下之公也若王裒嵇紹則終身不仕可也○洪氏曰衰周之時禮失其本而奢僭極矣夫子蓋嘗救之然而矯枉又不可以過正也故稱禹爲法焉與墨者之宗禹異矣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章

朱子曰罕言者不是不言又不可多言特罕言之爾罕言利者蓋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

矣○沽之哉二句見理則當沽而意則不求沽也此亦子貢初年語至答武叔子禽之問必不尚以夫子出處爲疑矣

吾自衛反魯章

洪氏曰季札觀樂以小雅爲周衰以大雅爲文王葢以正變爲小大也是時王迹熄而詩亡其存者謬亂失次孔子自衛反魯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爲三百五篇於是雅頌各得其所○陳氏曰不及風者列國多不正之聲廟朝所不奏二南亦用之房中爾故正樂只言雅頌○朱子曰前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

其無所成名謂不以一善得名也此言至爲淺近然自察邇言者觀之則於此便見聖人道德純備不可以一善名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而其所以然者聖人有所不知故孔子不欲以黨人所稱者自居而曰必欲使我有所執以成名則吾將執御矣○南軒曰達巷黨人大孔子之博學而疑其不能以備成也夫豈知本末精粗一以貫之之道哉故夫子但舉一藝自居而又於藝之中復居其次者以見夫道之無乎不在

麻冕禮也章

聖人處世可見於此蓋非有意於從違合乎義而已
○程子欲學者凡處世事皆當以義裁之以此爲例
而推其餘也

子絕四章

問意如何毋得朱子曰凡事順理則意自正毋意者
主聖而言不順理則只是自家私意○必在事先固
在事後如做一件事不是了只管固執道我做得是
○意是發意要如此必是先事而期必固是事過而
執滯到我但知有我而不知有人必之時淺固之時
長譬如士人赴試須要必得到揭榜後便已必不得

了但得則喜喜不能得化不得則愠愠亦不能得化以此知固時久也意是始我是終必固在中間○必者迎之於前固者滯之於後意是爲惡先鋒我是爲惡成就此四字如元亨利貞循環不已但元亨利貞是好事此是不好事貞是好底成就我是惡底成就

子畏於匡章

朱子曰文不在茲乎言在茲便是天未喪斯文○後死者夫子自謂也死字對沒字○問文即是道否曰既是道安得有喪未喪文者先王之禮文聖人於此極是留意蓋古之聖人既竭心思焉將行之萬世而

無弊者也故常恐其喪失而不可攷○問呂氏云文者前聖人之所修道則出乎天而已故孔子以道之廢興付之命以文之得喪任諸已曰道只是有廢興却喪不得文如三代禮樂制度若喪便掃地○此與天生德於予意思一般斯文既在孔子孔子便做着天在問孔子萬一不能免匡人之難時如何曰孔子自見得了

太宰問於子貢章

朱子嘗問學者曰太宰云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是以多能爲聖也子貢對以夫子固天縱之將聖又

多能也是以多能爲聖人餘事也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是以聖爲不在於多能也三者之說不同諸君且道誰說得聖人地位着諸生多主夫子之言曰太宰以多能爲聖固不是若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爲盡蓋聖主於德固不在多能然聖人未有不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乃尚德而不尚藝之意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也○太宰知我乎以下煞有曲折意思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這便見聖人待人恁地溫厚又曰聖人自是多

能今君只去學多能則只是一箇雜骨董底人所以說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問夫子多材多藝何故能爾曰聖人本領大故雖是材藝他做得自別只如禮聖人動容周旋俯仰升降自是與他人不同如射亦然天生聖人氣稟清明自是與他人不同列子嘗言聖人力能拓關雖未可信然要之聖人本領大後事事做得出來自別○問不為限量如何曰天放縱聖人做得恁地不去限量他問如此愚不肖是天限量之乎曰看氣象亦似天限量他一般如這道理聖人知得盡得愚不肖要增進一分不得硬拘定在這裏

○按集注多能非所以率人率猶孟子彀率之率與律同琴牢字子開吳氏牢上誤加子字集注未及改

吾有知乎哉章

朱子曰此處想必是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誨人不倦有這般意思聖人方道是我無知識亦不是誨人不倦但鄙夫來問我則盡情向他說○張子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愚按張子之言未必聖人

本意大抵聖人之心至虛至明萬理咸備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此豈人之所易窺測惟其見於答問之間者無問賢愚各隨其分量所及有問者無不盡誠以告之所謂兩端者就其問之所及事理所當然必爲之傾盡猶言始終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爾人見聖人如此因言聖人無所不知聖人言我不是無所不知但於教人之際則如此爾本只是謙辭未嘗有張子之意張子之說是張子所見見得聖人是如此今未可便以張子之意爲聖人之意也空空屬鄙夫兩端只是就所問事上之兩端道理

無事上不有兩端舉此遺彼便是道理未盡知得不盡做得不盡這事上便有遺憾便有差錯說得不盡便非告人之道便是爲人謀不忠叩兩端而竭焉只是這事上道理合當如此處無不盡也其領略之如何則在人非謂瀆之以其所未至也○程子謂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或云聖人如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嘗有降而自卑賢人如山嶽守其高而已然百仞者不能引而爲千仞千仞者不能引而爲萬仞是賢人亦未嘗引而自高也吾謂程子亦大略以其教人處言之爾

如論語中於聖人分上事未嘗說及說處都是下學中間夫子有時說巳分上事亦都是謙巳誨人此所謂降而自卑也蓋不如是以引接之則人將憚而不親聖人未發之蘊却都是子思孟子諸人道出蓋其時異端起不得不尊師道以道自任闢異端承先聖此所謂引而自高也蓋不如是則人將玩而不信叩兩端而竭本意只是道理該當處盡所有以告之尹氏發明又是孟子言近指遠程子徹上徹下之意蓋凡聖人之言類如此

子見齊衰者章

問作與趨者敬之貌也何為施之於齊衰與瞽者朱子曰作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冕衣裳者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者瞽者則哀矜之心動於中而自加敬也○雙峰饒氏曰范氏說外面作與趨皆由其裏面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而然尹氏又說他人裏面雖有此未必便見於外聖人裏面如此外面也如此二說互相發明蓋裏面不如此而外面如此者偽也裏面如此而外面不如此者誠不至也聖人至誠所以表裏皆如此

顏淵喟然嘆章

或問瞻前忽後章朱子曰此是顏子當初尋討不着時節瞻之却似在前及到着力趕上又却在後及鑽得一重了又却有一重及仰之又却煞高及至上得一層了又有一層到夫子教人者又却循循善誘既博之以文又約之以禮博之以文是事事物物皆窮究約之以禮是使之復禮却只如此教我循循然去下工夫久而後見道體卓爾立在這裏此巳見得親切處然雖欲從之却又末由也巳此是顏子未達一間時此是顏子說巳當初捉摸不着時事問顏子此說亦是立一箇則例與學者求道用力處故程子以

爲學者須學顏子有可依據孟子才大難學也曰然
○問顏子當鑽仰瞻忽時果何所用力曰顏子初見
聖人之道廣大如此欲向前求之轉覺無下手處退
而求之則見聖人所以循循然善誘之者不過博文
約禮於是就此處竭力求之而所見始親切的當如
有所立卓爾在前而嘆其峻絶着力不得也又問顏
子合下何不便做博文約禮工夫曰顏子氣禀高明
合下見得聖人道大如此未肯便向下學中求及其
用力之久而後知其真不外此故只於此處着力爾
○高堅是說難學前後是說聖人之道捉摸不着皆

是譬喻如此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高堅前後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葢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不着意又失了纔着意又過了只是難到恰好處○所謂次序者非特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博文約禮中亦自有次序有箇先後淺深欲罷不能便只是就這博文約禮中做工夫合下做時便是下這十分工夫去做到得這歎時便是欲罷不能之效衆人與此異者只是爭箇欲罷不能做來做去不知不覺底又住了顏子則雖欲罷而自有所不能○學者說顏子喟然歎曰一章曰公只消理會顏子因何見得到這裏

是見箇甚麼物事衆無應者先生遂曰要緊只在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三句上須看夫子循循善誘底意思是如何聖人教人要緊只在格物致知克己復禮這箇是開天聰明是甚次第○問夫子教人不出博文約禮二事在門人莫不知有此學惟顏子獨於博約之間有所進有所得故高者有可攀之理堅者有可入之理在前在後者有可從而審其的之理非若其他僅可以弗畔而已曰此說得之○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怳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

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嚮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孜孜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亦非可以必諸而預期也○問諸家多以前爲過後爲不及恐無此意前後只是恍惚不可認定處曰此說甚善前後固非專指中字然亦彷彿有此意思○高堅前後

者顏子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者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者後來得力之效驗也中庸所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者正謂此博文約禮工夫不可間斷爾若能如此實用其力久之自然見得此箇道理無處不在不是塊然徒守一物而硬定差排喚作心性也若不如此政使思索勞苦說得相似亦恐隨手消散不爲吾有況欲望其融會貫通而與已爲一耶舊見李先生常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墜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只在心目間未嘗敢

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

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近時朋友漫説爲學然讀書尚不能記得本文講説尚不能通得訓詁因循苟且一暴十寒日往月來漸次老大則遂漠然忘之更無頭緒可以接續至有不獲講學之利而徒取糜錮之禍者甚可嘆也○蔡曰所見益親不是認得而已也就是行得只是不得如夫子之自然純熟

子疾病章

胡氏曰此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其事之前也若夢眞則子路死於衛久矣大夫老而致事而得復從

其列無家臣者無祿故也孔子初未嘗知爲臣之事而曰吾誰欺者引咎歸己以深責子路也或曰如使夫子疾病不間非禮之臣遂以奉終豈不仰累聖德乎曰夫子倘至大故耳目所接有異必遂正之矣聖人病則不能無君其方寸決不以病而懵也

有美玉於斯章

南軒曰子貢以美玉爲喻疑夫子將終藏而不售也若夫子之意則以爲君子豈不欲施用於世乎然其不輕售者必待其可而後出爾如子貢所謂求善賈則非矣待賈者循乎天理而求善賈者則已心先動

矣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利但所以罕言者正恐人求之則害義爾罕言命者凡吉凶禍福皆是命若儘言命恐人皆委之於命而人事廢矣所以罕言罕言仁者恐人輕易看了不知切己上做工夫然聖人若不言則人又理會不得如何是利如何是命如何是仁故不可不言但雖不言利而所言者無非利雖不言命而所言者無非命雖不言仁而所言者無非仁

達巷黨人章

朱子曰達巷黨人本不知孔子但歎美其博學而惜

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史記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録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愚按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為鑒戒爾○今按夫子正樂止言雅頌各得其所而不及風則風詩但存其實以為鑒戒夫子不必一一論而定之如雅頌也自史記有古詩本三千篇孔子去其重存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之語故後人謂孔子刪詩其實未嘗刪也雅頌有殘缺失次

者正之而已雅得其所則可施之於燕饗會朝受釐陳戒或歡忻和悅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如周公之盛矣頌得其所則可施之宗廟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如成湯文武成康之盛矣蓋使夫子得用則其正樂之功見於行事者便是如此非空言也王順渠謂夫子論治則放鄭聲述經則刪詩正樂刪之卽所以放也刪而放之卽所以正樂也若曰放其聲於樂而存其辭於詩則詩樂爲兩事矣此言固是而未盡詩樂雖非兩事然當知詩自是詩聲自是聲今詩傳而聲不傳矣孔子

曰鄭聲淫謂其聲淫爾非謂其詩皆淫奔之辭也周子通書中論樂三章最盡其所謂妖淫愁怨道欲增悲凡今之曲調未有不然者也蓋鄭聲徧天下矣疑春秋時所謂鄭衛之聲者亦不專行於其地當時諸國皆有鄭聲但是其音調而不必是其辭則皆其聲也夫子以其時之所尚而盛行蕩人心壞風教莫甚於是也故亟欲放之放鄭聲者夫子之本志歸會正樂則考定雅樂以為之兆爾

出則事公卿章

朱子曰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

道理郤愈無窮故曰知崇禮卑○南軒曰此章視之若易能然行之無憾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爲者求盡其道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矣夫子教人每指而示之近使人皆可勉焉○輔氏曰此章所以警學者使自察於踐履之間不忽於卑近不違於微小之意益深切矣○按出則事公卿以春秋列國言之公則其君也卿則其執政之大夫也有事之之道出則公卿入則父兄所事必思盡其道聖人猶以自歉也人當何如哉○觀衛武公猶以飲酒有過而作戒孟子以送死爲大事曾

子以慎終爲難則不爲酒困豈可忽而喪事之勉又豈可易視之哉

子在川上章

問逝者如斯朱子曰逝只訓往斯字方指川流處○問注云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其反而求之身心固生生而不息氣亦流通而不息二者皆得之於天與天地爲一體者也然人之不能不息者有二一是不知後行不得二是役於欲後行不得人須是下窮理工夫使無一理之不明

下克已工夫使無一私之或作然此兩段工夫皆歸在敬上故明道云其要只在謹獨曰固是若不謹獨便去隱微處間斷了能謹獨然後無間斷若或作或輟如何得與天地相似○聖賢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戰戰兢兢至死而後知免只是大化恁地流行只得隨他恁地○問道無一息之停其在天地則見於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終萬古未嘗間斷其在人則本然虛靈知覺之體常生生而日用萬事亦無非天理流行而無少息故舉是道之全而言合天地萬物人心萬事統是一無

息之體分而言之則於穆不已者天之所以與道爲
體也生生不已者心之所以與道爲體也純亦不已
者聖人之心所以與天道爲一體也自強不息者君
子之所以學聖人存心事天而體夫道也不審是否
曰此亦得之但與道爲體四字甚精蓋物生水流非
道之體乃與道爲體者也可更詳之○道本無體此
四者非道之體也但因此則可以見道之體爾那無
聲無臭便是道但尋從那無聲無臭處去如何見得
道因有此四者方見得那無聲無臭底所以說與道
爲體問如炭與火相似曰也略是如此○道之本然

之體不可見觀此則可以見無體之體○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經禮曲禮便是與仁為體○天理流行之妙若少有私欲以間之便如水被些々障塞不得恁滔滔地流去問程子謂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曰是不曾識得佛氏却略會窺得上面些々箇影子○因說此章問曰今不知吾之心與天地之化是兩箇物事是一箇物事公且思量良久乃曰今諸公讀書只是去理會得文義更不去理會得意聖人言語只是發明這箇道理這箇道理吾身也在裏面萬物亦在裏面天地亦在裏面通同只是一箇

物事無障蔽無遮礙吾之心即天地之心聖人即川之流便見得也是此理無徃而非極致但天命至正人心便邪天命至公人心便私天命至大人心便小所以與天地不相似而今講學便要去得與天地不相似處要與天地相似○潛室陳氏曰自漢以來號爲儒者只說文以載道只將經書子史喚作道其敝正是鑽破故紙不曾聞道所以道體流行天地間雖咫尺都是自家元不曾領會得然此事說之亦易參得者幾人必如周程邵子胸次灑落如光風霽月則見天理流行也○集注舍上聲乃舊音也讀如赦者

定說也詳見楚辭辯證○蔡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然有動靜之分故靜而全神動而利用其幾則在謹獨靜要渾淪動要條暢○愚按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故其要只在謹獨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于靜故純亦不已焉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章

胡氏曰好德而好色是好德而未能深也不好色而不好德焉則其不好色亦何所就也是故色者人之所好好而難踈德亦人所同好好而難親知其病而痛藥之不使根荄得害嘉穀則志氣清明而獨立乎

萬物之表矣此精義中語

譬如爲山章

書云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以喻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此處夫子借以勉人之進學不已故先言止吾止也而後言進吾往也葢因書語而更發一意所謂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此夫子之新意也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故君子貴自強不息始而自強不息則方覆一簣孰能禦其進終而自強不息則未成一簣尤易爲力孰能使之止哉

語之而不惰章

心解力行人謂重在力行上不知心解正是箇機關撥動處惟其心解所以力行也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集注此二句正狀他心解力行處時雨之化在教者生意之暢遂在受者而教者不能預其力○有力行而未心解者矣心解而力行則行之沛然何有於惰○此欲能不能旣竭吾材時也

子謂顏淵章

子謂顏淵四字當句絕○集注云進止二字說見上章言進卽進吾往之進止卽止吾止之止也當時多有以未見聖人之止爲說者故集注破之○勉齋曰

智愚賢不肖之分惰與先惰止與不止之間爾知逝者如斯之意則誠不容於止且惰矣

苗而不秀者章

苗而秀秀而實苟得其養無物不長也學之不至於成誰之咎哉

後生可畏章

南軒曰有至于四十五十而知好學者如中庸所謂困而知勉而行聖人猶有望焉若後生雖有美質而悠悠歲月則夫所謂四十五十者將轉盼而至可不懼哉○饒氏曰可畏期望以勉勵之曰不足畏絕望

以警戒之尹氏先釋後二句却轉來釋前二句見勉勵之意重不成只說他不足畏了便休

法語之言章

朱子曰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敬憚至帳中可其奏可謂從矣然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豈非面從如孟子論好色好貨齊王豈不悅若不知繹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從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巽謂巽順與他說都是教他做好事重處在不改不繹聖人謂如此等人與他說得也不濟

事故曰吾末如之何也已

三軍可奪帥章

此借上句以明下句意○此所謂志謂守其道而不踰如虞人非其招不往之類是也若守認私意而不知徙義則是失其所主豈志不可奪之謂哉○共姜一婦人爾而之死誓靡他其志之不可奪如此況以士志於仁志於道而豈可奪哉李密云舅奪母志非也若其志如共姜豈可奪乎○志氣之帥也故以爲喻

衣敝緼袍章

縕枲著也禮韻貯字亦作著通作褚以綿裝衣之謂枲著雜用枲麻以著袍也○問此便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底意思然他將來自誦便是無那無伐善施勞意思朱子曰所謂終身誦之亦不是他矜伐只是將這箇做好底事要常如此便別無長進矣又問呂氏貧與富交強者必忮弱者必求之語曰世間人見富貴底不是心裏妬嫉他便羨慕他只是這般見識爾○這處只不合自擔當了便止於此便是自畫大凡十分好底事纔自擔便也壞了所謂有其善喪其善○道怕擔了何足以臧○問人惟中

無所養而後饑渴得以害其心也故不能自安於貧而有慕乎人之富此心一動物欲行焉故雖可已而不已孟子所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之類蓋有不可勝窮之私由是以失其本心而忌嫉忮害生焉否則諂曲以求之而不自知其爲卑汙淺陋之甚也子路之志不牽乎外物之誘夫子稱之欲以進其德惜乎不能充此而上之至有終身誦之之蔽不然簞瓢陋巷之樂當與顏子同之日用工夫信乎不可遽已也朱子曰然○曾氏以爲子路尚志而忘物惟其不恥敝衣故能車馬輕裘與朋

友其儆之而無憾此意亦善○是道謂不忮不求之事何足以臧承何用不臧之語而反之○今按雄雉詩卒章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傳曰言凡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若能不忮害不貪求則何所爲而不善哉憂其遠行之犯患冀其善處而得全也不忮害不貪求如詩意自大槩說夫子引之則以處貧富而言大凡人不知内重外輕故有外慕一有外慕不忮害則貪求何所用而能善哉故人能無此二者則凡善可進昔爲行人奉使西蜀金壇司訓樊君輿舉此二言以爲贈吾深有味乎其言也

今二十年矣讀至此章因記之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

南軒曰力量之淺深平時未易見也惟當利害艱難之際則可見其所守者矣人徒見其臨事之能處也而不知其所守之有素也松栢之質堅剛矣獨於歲寒之時而後人知其後凋爾○輔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被化而強於爲善或畏威而覬其免罪故其迹或與君子無異也臨利害遇事變則強於爲善者或汨於欲而忘其勉強之心則惟利之趨覬於免罪者或乗其變而以爲罪之未必及已則放僻邪侈故其

真情發露而不可揜惟成德之君子則素其位而行雖造次顛沛而未嘗違也故其所守然後可見○胡氏曰小人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者猶春夏之交萬物青葱雖有強脆之不齊然未可辨也及事變之來小人則隨時變遷君子則所守不易非死生禍福可得而移亦猶重陰沍寒生意憔悴而松栢獨蒼然不變厚齋馮氏曰歲寒今之建丑月也木葉無不凋而是時松栢獨不凋則知後於衆木之凋也○松栢至春後方易葉故曰後凋必有松栢之操然後不爲歲寒所變以比必有君子之德然後能不爲利害事變

所移臨利害遇事變是兩件士窮見節義以利害言世亂識忠臣以事變言○朱子謂謝氏欲學者必周于德一句最能發揮此章之意

知者不惑章

朱子曰智者不惑真見得分曉故不惑○程子曰仁者不憂樂天者也○朱子曰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何憂之有○又曰知不惑勇不懼却易理會仁者不憂須思量仁者如何會不憂或云莫只是無私否曰固是無私然所以不憂者須看得透或問先生說是如何曰仁者心便是理看有甚

事來便有道理應他所以不憂似少勝私意○又曰仁者所以無憂者止緣仁者之心便是一箇道理看是甚麽事來不問大小改頭換面來自家此心各各是一箇道理應副去不待事來方始安排心便是理了○愚按朱子此處說仁者不憂視集注理足以勝私之意似稍開恐胡氏之說得之胡氏曰公理不能勝私欲則憂患多端仁者至公無私與理爲一理所當然則貧賤夷狄患難皆素其位而行無從而不自得所以不憂也○朱子曰惟不惑不憂便生得這勇來○又曰有仁知而後有勇然而仁智又少勇不得蓋雖曰

仁能守之只有這勇方能守得到頭方能接得去若無這勇則雖有仁知少閒亦恐會放倒了○問勇何以皆在後曰末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是勇○又曰勇者不懼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故孟子説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今有見得道理分曉而反懾怯者氣不足也○問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仁以守之非勇而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爲先曰此説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蔡曰此皆以成德者言但以智者居仁之先是學之序也不可以智者等俱爲進學之人

可與共學章

朱子曰這箇只說世人可與共學底未必便可與適道可與適道底未必便可與立可與立底未必便可與權學時須便教可與適道適道便更教立去立便須教權去○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義似秤權是將這秤去稱量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中是物得其平處○又曰程子云權者言秤錘之義也何物以爲權義是也此如有人犯一罪性之剛者以爲可誅性之寬者以爲可恕槩之以義皆未是合宜此則全在權量之精審然後親

切不差○義字包得經與權○權變權術之論按公羊傳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執祭仲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權者何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韓康伯注繫辭云權反經而合道必合乎巽順而後可以行權也程子曰反經合道爲權公羊唱之何休和之其實未嘗反經古人多錯用權字纔說權便是變詐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纔合義便是經也○朱子曰立是見得那正當道理分明了不爲事物所遷惑可與立者能處置得常事可與權者能處置得變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處事之方有

經有權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以權則惟大賢能不失其正可與立未可與權蓋言其難如此○又曰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經也事有不幸而至於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也夷齊季札之徒所以輕千乘之國以求卽乎其心之所安寧隕其身亡其國而不敢失其區區之節者亦爲此也又曰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又曰漢儒說權是離了箇經說伊川說權便道權只在經

原缺

不知權何能合道經如秤星權是秤鎚吾謂如子莫執中而無權則常事亦須有權此章以權對立則權王變事為通其變如所謂巽以行權無可疑者

唐棣之華章

詩人之言思其在外君子之思思其在己思其在己者不思則不得固不可以為易而自驕思則不遠亦不可以為難而自阻○朱子曰論語及詩召南作唐棣小雅作常棣無作棠者而小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又云唐棣棣常棣移則唐棣常棣自是兩物而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矣且今小雅常棣之詩章句

聯屬不應別有一章如此盍逸詩爾○反若讀爲翻則遠字亦協於圓反或曰韻書移下注云其華反向後合則反當如字讀亦與遠協○按移木大數十圍無風葉動華反復合乃小雅之常棣非唐棣也

鄉黨第十

朱子曰鄉黨記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又曰如鄉黨說聖人容色處是以有事觀聖人如言燕居申申夭夭是以無事時觀聖人學者於此又知得聖人無時無處而不然○又曰鄉黨一篇自天命之謂性至道不可須臾離也皆在裏面許多道理皆自聖人

身上迸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熟是以紀之詳也○問賀孫讀鄉黨已終覺得意思如何曰見得段段都是道理合着如此不如此定不得纔有些子不如此心下便不安曰聖賢一句是一箇道理要得教人識着都是要人收拾已放之心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非是學問只在求放心非把求放心爲學問工夫乃是學問皆所以求放心○南軒張氏曰此篇於夫子言語容貌衣服飲食之際察之精矣聖人之道如是其高深也茲然測度懽夫泛而無進德之地故即其著見之實而盡心焉存

而味之則而象之於此有得則内外並進體用不離而其高深者可馴致矣○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道無精粗無本末大至於平天下治國家立經陳紀制禮作樂小至於容貌辭色一動一靜皆自此廣大心中流出但愈細則愈密愈近則愈實故鄉黨一篇記聖人之容貌辭色如是之詳且悉者正所以示聖學之正傳以垂教於後世也○問鄉黨一書盡言孔子中間又言君子朱子謂君子即孔子何不便說孔子潛室陳氏曰即孔子做底便是衆人合依底故關稱君子聖人以身爲教故記者以教法書之

第一節 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不同

朱子曰看鄉黨篇須以心體之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如何是似不能言者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如何是便便言唯謹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如何是侃侃如何是誾誾問先生解侃侃誾誾四字不與古注同古注以侃侃爲和樂誾誾爲中正曰衎字乃訓和樂與此侃字不同說文以侃爲剛直後漢書中亦云侃然正色誾誾是和說而諍此意思甚好和說則不失事上之恭諍則又不失自家義理之正○或問鄉黨如恂恂侃侃

之類曰如此類解說則甚易須是以心體之真自見箇氣象始得

第二節 在朝廷事上接下不同

朱子曰侃侃是剛直貌以其位不甚尊故吾之言可得而直遂至於上大夫之前則雖有所諍必須有含蓄不盡底意思不如侃侃之發露得盡也閔子侍側一章義亦如此〇又曰如史記云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這正見和悅而諍底意思當道化盛時班白者不提挈不負戴於道路少壯者代其事到周衰少壯者尚欲執其任而老者自不肯安爭欲自提

拏自負戴此正是和悅而諍○又曰漢書諸尚書爭一件事其中有云誾誾侃侃得禮之容纖嘿邪心非朝廷福○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南軒曰此君在位之時在朝在廟燕見皆然也○踧踖雖是恭敬不寧與與又却威儀中適此所以爲聖人也中適得其中而且安適也若作中節解何不曰適中乎

第三節 爲君擯相

朱子曰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有介賓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

賓主方相見○蔡氏曰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朱子曰揖左人傳命出揖右人傳命入也○問夾谷之會孔子相禮恐卽擯相之相朱子曰相自是相擯自是擯相是相禮儀擯是傳道言語故擯用命數之半是以次傳說○勉齋曰色勃足躩被命之初也揖與趨進行禮之際也賓退禮畢之後也皆天理之節文所當然至於揖之左右衣之前後手之翼如皆禮之至末者聖人於此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盛德之至也

第四節 在朝之容

勉齋曰此記在朝之容有五節一入門二過位三升堂四下階五復位○朱子曰棖如今衮頭相似闑當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揜左扉人君多出在門外見人當棖闑之間爲君位○問門之左右扉各有中否曰門之中有闑扉之兩旁有棖棖闑之間卽中古人常闔左扉所謂中門者謂右扉之中也○南軒曰立不中門避所尊也行不履閾行以度也非獨入公門爲然特於此記之爾○饒氏曰中間有闑兩旁有棖棖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闑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

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出則以東扉爲左入則以西扉爲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闑西爲右入以闑東爲右然雖由右亦不敢正當棖闑之中但挨闑旁而行蓋避君出入處也行既不敢當中則立亦不敢當中故立不中門○問天子至尊何以立而不坐饒氏曰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門屏之間爲治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則宁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爲不同爾○禮記曲禮下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

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

曰朝扱扆在戶牖之間如今正殿受朝之位也宁乃

門屏之間如今門上受朝處也奉天門午門即古之

治朝外朝○問升堂攝齊則手無所執歟朱子曰古

者君臣所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爲贄而已笏

則搢之插於腰間用以記事而已不執以爲儀也宋

文周欲復古乃不修贄而執笏於是攝齊鞠躬之禮

廢升堂而躡齊者多矣○出降一等等階之級也古

者諸侯之堂七尺尺一級故升堂攝齊必使去地尺

出降一等初下堂時也没階下盡階也復其位廷中

之位也卿以下設位于廷中○胡氏曰初則身如不容次則言似不足又次則氣似不息君愈近則敬愈加也至於舒氣解顏君少放矣而踧踖餘敬久猶未忘則聖人所以存心也可見矣○齊衣下縫也縫當音平聲謂裳下緝也

第五節為君聘

朱子曰聘但以圭至享則更用圭璧庭實○正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圭通信少間仍舊退還命圭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皮幣輿馬之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夫人凡三四次方畢

所獻之物皆受但少間别有物囘之問庭實曰皮幣輿馬皆陳於庭故曰庭實○問命圭曰古者諸侯受封天子授之以圭以爲瑞節○上如揖下如授旣曰平衡而又有上下者言步趨之間其手微有上下也旣升堂納圭於君前卽不復執之以下故説做下堂不得○踧踖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擺齊亦防顛仆○聘與享禮乃其君之信私覿則聘使亦有私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問私覿見於聘禮孔子行之而記禮者以爲非禮何也曰胡氏以爲若聘禮所記孔子所行者正也當時大夫僭於邪君於是

乎有庭實旅百如享禮然則非正矣故記曰庭實旅百何爲乎諸侯之庭此說是也○晁氏謂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馮厚齋謂據左氏史遷所載恐不無軼事是書出於門人之親記烏得而疑之○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適衛晁氏云十三年適齊葢誤適齊在昭公末年

第六節衣服之制

朱子曰紺是而今深底鴉青色○紺深青揚赤色揚浮也○問緅以飾練服緅是絳色練服是小祥後喪

服如何用絳色爲飾曰便是不可曉此箇制度差異
絳是淺紅色紺是青赤色如今之閃青也○饒氏曰
集注本古注說也然檀弓云練衣縓緣古註誤以縓
爲緅疑當闕○陳氏曰縓取絹切縓是淺絳色緅則
赤多黑少之色古注以緅當縓殊不相似至於紺近
齊服考之註䟽亦無明證要之二色皆似赤非赤其
色不正故不用爲飾與○王伯厚曰孔氏注一入曰
緅石林云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緅
在纁緇之間孔氏誤以緅爲縓當以石林之說爲正
○朱子曰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今反

以紅紫爲朝服○南軒曰紺齊服緅練服不以飾別嫌疑而重喪祭也紅紫間色不以爲褻服無時而不居正也○陳用之曰不以飾則不以爲服可知不以爲褻服則不爲正服可知○齊氏曰後世朝祭服緑服緋服紫蓋不特制度盡變於拓跋魏而其色亦失其正矣故集注有微意焉○朱子曰赬纁絳朱此紅之染數一入爲赬再入爲纁三入爲絳四入爲朱○覺軒蔡氏曰按邢氏云中衣外裘皆裼稱也緇衣羔裘之上必用布衣爲裼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素衣麑裘視朔之服卿大夫士亦然受外

國聘享亦素衣麑裘黃衣狐裘則大蜡息民之祭服也○厚齋馮氏曰羔裘朝服鄭詩刺朝晉詩刺在位是也麑裘聘享之服見聘禮狐裘蜡祭之服見郊特牲○新安陳氏曰裘之上加單衣以袒裼見裘之美曰裼加全衣重襲於裼衣上以充蔽其美曰襲故玉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按朝祭法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如帷腰有襞積而旁無殺縫襞積是摺處非帷裳如深衣必殺之殺謂要殺於齊者一半也集註要半下用深衣篇語齊倍要用玉藻篇語二句互相足謂腰之狹裁半於下齊而齊

之廣加倍於上腰也深衣之裳以布六幅斜裁爲十二幅三分之一皆在上三分之二皆在下要狹齊闊要不用襞積而旁有斜裁之殺縫也○羔裘朝服玄冠祭服用之於吉故不以弔誠於哀死故內外如一也○吉月必朝服而朝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若未致仕時乃常禮有不必記○勉齋曰古人衣服不苟蓋衣身之章也輕用之是輕其身也後世朝祭之服皆不如古而士君子之服其色其制無一合於[illegible]矣

第七節 謹齋之事

朱子曰明衣即是箇布衫長一身有半欲蔽足爾又

日即浴衣也見玉藻註〇問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而今之致齋者有酒何也曰飲酒非也但禮中亦有飲不至醉之說〇不茹葷是不食五辛〇勉齋曰或曰齋必有明衣布并所脫寢衣一簡當屬上章齋必變食居必遷坐當屬下章則上章言衣服下章言飲食似有倫理當從之

第八節 飲食之節

朱子曰一言一語一動一作一坐一立一飲一食都有是非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多食無非天理如口

腹之人不時也食不正也食失飪也食便都是人欲便都是逆天理○問割不正不食與席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間纔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曰聖人之心無毫釐之差謂如事當恁地做時便硬要恁地做且如不得其醬不食這一物合用醬而不得其醬聖人寧可不喫蓋皆欲得其當然之則故也○不得其醬不食其字正緊要其醬如魚膾芥醬之類又曰如魚膾不得芥醬麋腥不得臨醬則不食謂其不備或傷人也○聞之老壽者言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氣勝則滯穀

氣㲉氣勝則滯元氣元氣充行者壽○無量不及亂以夫子則可程子謂但浹洽而已可也此學者所當法

第十節 居鄉

聖人居鄉之事偶記此二條亦可以見聖人肅德之行無微不謹處其他常事固所不書也篇首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此亦居鄉之事也○儺爲孔子儺也○問鄉人儺古人所以爲此禮者只爲疫癘乃陰陽一帶不和之氣游焉非有形象附著人乃天地精氣所會故至誠作威嚴以驅之則志帥充

實精氣強壯自無疑忌怯懾而有可勝之理否朱子曰後漢志中有此想亦近古之遺法

第十一節與人交之誠意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如親見所問之人也

第十二節事君之禮

疾君視之東首非必疾乃東首禮君子寢埴東首疾君視之不能更移特加朝服拖紳以示敬也拖引也吐臥切亦作扡漢龔勝傳加朝服扡紳又牽車字作拖

第十三節交朋友之義

胡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其死也無父族毋族妻族無旁親主之是無所歸也爲朋友者不任其責則轉於溝壑而已故曰於我殯此節獨記一曰字必嘗有是事人莫知所處而夫子有是言也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但曰殯而不曰葬則其親者在遠必訃告之未及故也

第十四節 容貌之變

朱子曰寢不尸苑以爲嫌惰慢之氣設於身體孫思邈言睡欲踡覺則舒引夫子寢不尸爲證○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平時也凶服者式之在車時也○狎與

褻不同狎謂素親狎謂其人與我素熟也褻謂燕見謂我之見其人非在公所而在私居燕閒之時○鄉黨一篇恐出一人所篹其人亦高矣非善觀聖人善言德行者安能及此乎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子罕篇已記之矣此篇所記意不異而文小不同故疑其出于兩手也

第十五節升車之容

升車記初乘時車中記在車時古人乘車必立惟老人安車則坐婦人亦坐○朱子曰立視五巂式視馬尾巂是車輪一轉之地車輪高六尺圍三徑一則闊

丈八五轉則正爲九丈矣立視雖遠亦不過此○按視直視也顧回視也回視不得過■爲揜人私也此三句曲禮文

第十七節

西山真氏曰色斯舉矣去之速矣衛靈公問陳而孔子行魯受女樂而孔子去卽此義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伊尹俟湯三聘而後幡然以起太公伯夷聞文王善養老而後出卽此義也古人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會聚之間猶謹諸此況仕止久速之際乎賈誼賦所謂鳳縹縹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

去此卽邑斯舉矣之意又曰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此卽翔而後集之意後世如漢穆生以楚王不設醴而去諸葛武侯必待先主三顧而後從之皆有得乎此者